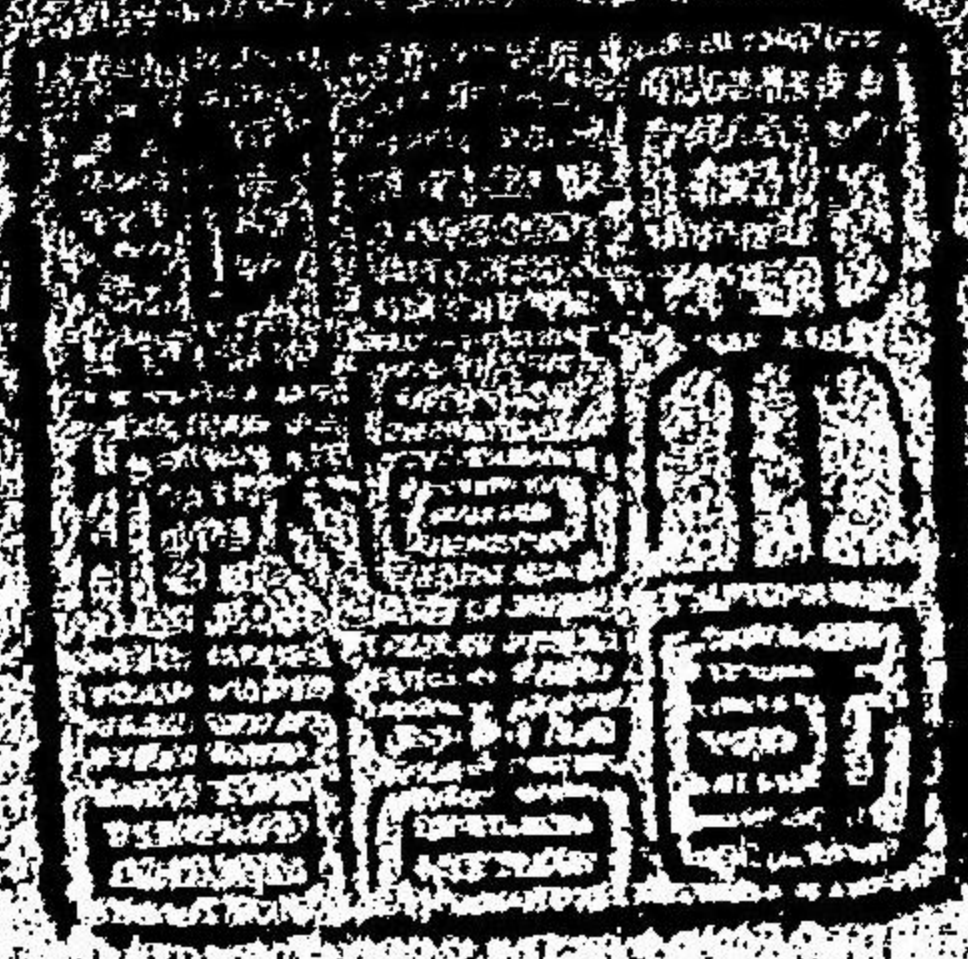


150.2204740

岡本子序

不苟言。言必可爲法。唯聖人爲能之。不敢言。言必足弘道。唯賢者爲能之。學者著書立言。縱令不能希聖人。亦當以賢者自期。若徒競奇騁巧。錦繡其詞。金玉其聲。鬻以代米。曾農賈之不如。尙何立言云乎。岡本先生。以磊落不羈之資。夙抱四方之志。讀書涉獵古今。不拘章句。當霸府之末。外人叩關。海內繹騷。先生慨然曰。丈夫學道。安能從事鉛槧。與蠹魚爲伍乎。遂投筆而起。孤身橫劍。遠入柯太。一周全嶋而歸。上書請闢夷地。維新之初。拜徵士。以內國事務局權判事。出居柯太。屢與露人抗



337622

議。尋任開拓判官。在任數年。將大有所施爲。有故罷去。爾來沈淪於下位。不得行其志。歎曰。吾才不用於時。吾言尙不足傳于後乎。於是專以立言闡道爲己任。沈潛於經子。出入於百家。傍及泰西哲理之書。無所不窺。其作爲文章也。眉軒鬚張。咄嗟下筆。千言立成。人唯見其筆端有神。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昔者楊墨橫行天下。孟子慨之。辭而闕之。其所說。皆平易正直。非有奇異可驚之言也。而見其文辭。雄壯卓拔。論鋒無前。爲天下之偉觀。嗚呼。彼豈區々用意於言語文字之末者哉。唯其憂道也深。其慨世也切。故其發乎言者。自然如此也。方今

儒者之弊極矣。或泥古說。而不知變通。或曲學阿世。以自售。有儒之名。而無儒之實者。比比皆是。其害道。反有甚於楊墨者焉。先生蓋有慨于此。弘道之念。鬱積於內。發爲文辭。宜乎其汾滂揚逸。如奔波之不可遏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先生之於文。蓋亦有不得已者乎。頃者。先生取其平生所作文數十篇。次而序之。分爲五卷。將上梓。以頌同志。而未有名之也。或謂先生曰。議論似孟子。體裁類荀子。蓋百家之外。別出一機軸者。請以岡本子名之。先生笑而從之。旣而命序於健吉。健吉乳臭。安足以知先生之書。然於先生之爲人。與其

志之所存。其熟之也。有年矣。於是乎。不辭而序之。若夫書中所說之理。請俟學成識定之日。詳觀而細論之。明治二十二年六月上浣

周防 山中健吉謹撰

岡本子序

甚矣道之難明也。世人不以為高遠。則以為卑近。不以為迂濶。則以為固陋。自非有豪傑之士。傾瀉腦漿。乾竭心血。以從事于斯。誰得而明之。昔者孔夫子生於春秋晦冥之際。金鳴而玉振。想當如天日一輝。百怪消滅。然而率野臨江。遑遑老于道塗。而其言遂不用于當世。空傳名教于天下後世而已。鄒孟氏又起于戰國亂離之世。疾呼而痛論。想當如驟雨乍霽。寰宇廓清。然而身不容于齊梁。空托遺訓于七篇而已。夫大聖若夫子。大賢若孟子。而其道不行之憂。而况生于千百歲之下。欲勦

說孔孟以立門戶者乎。其說之興時世背馳也。宜矣。世人以爲高遠。爲卑近。爲迂濶。爲固陋。而天下殆矣。今日之事。不其然乎。人人束典經於高閣。而道德蕩然掃地。醜聞日甚一日。雖因西學流行。玉石並收。抑亦儒者之無其人也。顧距今數十年前。呼號于天下。唱尊王攘夷者。豈非儒生乎。其人至今存者。亦多矣。而噤口絕筆。自弄風月之外。不聞有爲斯道一言者。何其嚮之壯。而今之衰也。豈其耄耄不能爲耶。抑時世之不可抗耶。嗚呼。聖人之學。非爲獨善其身。而苟且偷安。僅保殘年。可不嘆哉。岡本先生之有岡本子之著也。人以比朝陽之鳳

鳴云。先生用心于聖學也久矣。博覽精思。欲舉斯道之神髓。抉剔無遺。固不可與俗儒同日而語也。所謂傾瀉腦漿。乾竭心血。以從事斯道者。先生有焉。聞先生之著此書也。先取泰西學者之諸書。展讀一再。而後起筆。則知此書雖謂祖述孔孟。非徒墨守古言者也。謂之岡本子。信不誣矣。余旣慨俗儒之以勦說爲業。益感先生之研修不苟。竊有不堪踴躍者。於是乎序。

明治廿二年六月廿日

立花銑三郎謹識

岡本子序

理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也。水之在地中者。浸於地脉。潛於罅隙。無所往而不存也。而其發於外也。迸而爲泉。瀦而爲湖。流而爲河。注而爲海。其觀雖異。而其於利物。未嘗不同也。夫理亦然。鬱積於天地。磅礴於宇內。而未發者。時至機熟。則發矣。而其發於古者。爲支那印度埃及。其發於今者。爲泰西諸國。其說雖異。而其濟世。亦未嘗不同也。夫水一也。而所發異。則其觀變矣。理亦一也。而所出變。則其說異矣。雖爾相異。而及其利物濟世。則一也。予是以知講理者。亦猶講水也。頃者。我師韋庵先生。著書曰岡本子。其說基仲尼之教。而窮其源。審其

末。蓋亦哲理之正派也。夫世之講水者。雖汚池小泉。隱於荒蕪之間。潛於朽木之下者。必旁搜而精窮之。講哲理者。何獨不然。况於衆理貫通。如仲尼之說。疏暢明達。如此書者乎。余知其裨益斯道者非鮮少也。抑溪間一勺之水。善用之。則可以澤衆物。不善用之。則河海之大。不足以利一身。如此書之適用與否。亦在讀者之用心如何而已矣。

己丑六月下院

菊池壽人謹跋

岡本子目次

第一卷

儀範第一 藝業第二 學統第三

第二卷

力行第四 體仁第五 一貫第六 万物第七

第三卷

論心第八 論性第九 天說第十

第四卷

道器第十一 陰陽第十二 鬼神第十三

第五卷

政法第十四 君道第十五

末。蓋亦哲理之正派也。夫世之講水者。雖污池小泉。隱於荒蕪之間。潛於朽木之下者。必旁搜而精窮之。講哲理者。何獨不然。况於衆理貫通。如仲尼之說。疏暢明達。如此書者乎。余知其裨益斯道者非鮮少也。抑溪間一勺之水。善用之。則可以澤衆物。不善用之。則河海之大。不足以利一身。如此書之適用與否。亦在讀者之用心如何而已矣。

己丑六月下院

菊池壽人謹跋

岡本子目次

第一卷

儀範第一 藝業第二 學統第三

第二卷

力行第四 體仁第五 一貫第六 万物第七

第三卷

論心第八 論性第九 天說第十

第四卷

道器第十一 陰陽第十二 鬼神第十三

第五卷

政法第十四 君道第十五

岡本子卷之一

儀範第一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人。爲。萬。物。之。長。以。其。有。道。也。人。而。不。知。道。是。猩。々。耳。鸚。鵡。耳。馬。牛。而。襟。裾。者。耳。不。亦。可。哀。乎。道。者。何。人。之。所。由。也。內。則。父。子。兄。弟。夫。婦。外。則。君。臣。朋。友。是。爲。人。之。大。倫。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本。於。天。性。不。可。瞬。間。或。違。所。謂。道。也。聖。人。循。之。正。名。敷。教。命。之。曰。名。教。人。極。於。是。乎。立。矣。賈。誼。曰。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悌。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蓋。述。孔。子。之。言。者。也。所。謂。禮。者。聖。人。則。天。修。之。亦。唯。道。之。條。理。自。然。而。然。不。容。纖。毫。人。僞。者。也。故。道。以。誠。爲。宗。誠。與。僞。反。惟。一。而。已。一。誠。分。爲。萬。事。冠。婚。



喪祭諸儀節、燦然其備、秩然不紊、是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讀書、講義、以長智識者、無何學術、皆以循斯道爲本、執事服勞、以治生計者、無何產業、亦皆以循斯道爲本、苟外乎斯道、則無復所謂學問事業者矣、蓋盈天地、唯有此道、道即元氣、亘六合、貫古今、是爲天地萬物之根、其賦於人者、孝弟愛敬之心、生々活潑、沛乎其不可禦、譬諸耳之聰目之明、何嘗由學習致之、易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吉、孟子所謂良知不學而知、良能不慮而能者、所以爲學習之根、而滋長不已、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夫父母之愛我、我愛我之疾、欲我之壯、其恩罔極、猶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君之儼乎在上、以保萬民之治安、猶將帥之進退隊伍、舩師之左右舩客也、夫婦之好合無間、以成家道、猶陰陽和而雨澤降、偕老終身、相忘於形迹之外也、兄弟之爲親之枝、不可乖離、乖離乃旋相合、猶雨暘時變、而無損於太虛之本體也、朋友之相信、有類膠漆全蘭腹心、貧

交之不可易、猶貧父子夫婦之不可絕也、是人人所固有、不惟鷄司晨犬吠盜之比、故禮義不愆、進退折旋、必從其規、所以適性情、保生命也、孔子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己也、言聖人制禮、無一不本自然、故法天地、乃有高卑上下、法陰陽、乃有吉凶刑賞、法四時、乃有歲月久近、法鬼神、乃有報本反始、因施之於下民、定爲命令、其實皆主於天也、極太曰太、未分曰一、是以數之始言之、不外乎天也、固肌膚之總會、與筋骨之聯束、尤見其爲人生之必須焉、蓋有禮則莊敬、日強、無禮則安肆、日偷、故躬服禮義、則耳目有所加、而手足有所措、是肌膚筋骨之所以強固也、祈寒暑雨、未必致疾病、而宴安無事、適足

以殞人之軀、故聖人設禮、使人動作匪懈、以保其身、矯飾云乎、勞煩云乎、古之人雖無事、必有所養、必莊必敬、其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鑾、所以惰慢鄙詐之心、無得而入、而一身壽康也、其教自卑幼始、必使子事父、臣事君、婦從夫、少從長者、何則天地之行、尊長在先、卑幼居後、齒德位勢、自然而然、故使卑幼從尊長受教、而必先自修也、自修則不見尊長之非、而尊長亦皆皈於善、保合大和、故君子居之以忠信、行之以禮讓、未嘗懷一念之偷薄、未嘗容一事之苟簡、所以心氣快暢、身體強固也、苟使子而遺父、臣而蔑君、婦而凌夫、弟而險兄、平、不唯尊長不得其所、而卑幼亦不得安其身、是人生之大忌也、無教者、動輒恃私智肆然妄行、凌尊長、蔑卑幼、而不能與人親善、人惡之如蛇蝎、而其身常在危險之地、安知禮義爲性命之源、德行爲福祿之基乎、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

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信哉言也、虛僞傲物、師心自喜者、人亦侮蔑之、好爲不度、無所忌憚、遇有事變、即輒摧壞、其害孰大焉、荀子曰、水行者表溪、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表也、廢禮則是去表、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漸繁也、可不畏哉、顧彼不善學者、言禮拘泥末節、不知通變、猶之不學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入竟問禁、入國問俗、如今日習尚所在、儀文尤宜通習之、非甚害義者、從衆慎守、毋違、雖遇異端異教之人、必以忠信禮讓、進退周旋、無敢不敬、若有不平之色、傲惰之氣、以臨之、適足以壞己之德、而又非以善養人之道也、昔者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而視蜡祭舉國之人若狂、以爲百日之勞、一日之澤、一張一弛、無非道之當然、禮樂相須而行、所以持久不屈也、夫道行

乎。人倫之間，猶水之行於地中，自洒掃應對進退，上達天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唯有誠敬而已。故人之於禮，不可須臾離身，苟離之焉，則入獸羣，是之謂自賊。世未有正襟端坐而心不惺々者，未有袒裼箕踞而心存誠敬者，譬諸形與影，枉直相與，所以道德形器無不一致也。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裘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可以見矣。故君子處世，必擇其禮法之善者，謹修而審行之，不唯芻豢之與醴醪，未嘗咎人之無禮，其視人之無禮，謂已禮之未至也。若徒以博古自負，而不通人情者，是齊人之愛古物也。齊人傾家資，以買古物，無以為活，乃披孔子之席，持大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呼於市，曰：「願賜太公九府錢一文，聞者莫不噴飯好尚之獎。至此，可勝歎哉。夫禮為人倫相生相養之則，是人之所以為人也。鴈有前後之行，鳩有上下之禮，

莫非自然之性，人而無禮，是禽鳥之不如也，而又何難焉。苟不能與衆由之，崖岸太高，迂僻自喜，以致世人之望者，是害道之甚也。其罪惟均矣。故學要知時，禮在與衆，為可行可繼也。孔子曰：「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不其然乎。又曰：「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之用，和為貴。夫使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者企而及之，非中之謂乎。至嚴之中，而有安人身適人性者，非和之謂乎。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殆此之謂也。

唐虞三代之間，風氣漸開，文運浸興，有類大車前進，至周初稱極盛，其所以可傳者，不在工藝械器之末，而在道德彝倫之間。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々乎文哉。吾從周，所謂文者，不外乎禮。禮者，道德之符也。孔子平生尚儉惡奢，而其言如此者，蓋禮之於人，發乎情理之自然，所以與禽獸異歸，不惟宗廟朝廷貴其修治，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亦皆由禮義而行，細之言動食服，大之冠婚

喪祭各從其宜儼乎其不可違也古之傳者有言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昧爽而朝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父母將坐奉席請何卿將袵奉席請何趾在父母舅姑之所命之應唯敬對不敢欠伸跛倚不敢唾洩父母唾洩不見衣裳垢和灰請澣綻裂紐箴請補綴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居不主輿坐不中席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闔不乘危身軀髮膚不敢毀傷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所愛愛之所敬敬之至犬馬皆然父母所賜雖不欲必受而不逆父母有過下氣柔聲以諫父母有疾言不惰琴瑟不御笑不至矧怒不至置病止復故父母雖歿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所不莊

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戮及於親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將適公所齋戒書思對命公事不私議公庭不言婦女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吉月則必朝服而朝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飯則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君有過則諫母欺而犯之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其仕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故治國在齊其家幼子常視母誑

童子立必正方、不側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  
辟珥詔之、則掩口而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  
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  
必鄉長者所視、爲長者糞、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  
長者、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  
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掘衣趨隅、必慎、唯諾、不窺  
密、不戲色、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先生書策琴瑟在前、  
坐而遷之、戒勿越、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坐必安、毋僂言、聽必恭、毋  
勦說、毋雷同、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鄉長者而  
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侍  
坐於君子、問更端、則必起而對、不願望而對、非禮也、君子欠伸、撰  
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  
屏而待、勿噉應、毋淫視、洗盥執食飲者、勿氣、侍飲於長者、酒進則

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訖、少者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尊長  
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朋友忠告而善道之、切切偲偲、不宿怨焉、無自辱焉、不盡人之歡、  
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不妄說人、不辭費、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  
相見也、不以色親人、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  
則先拜主人、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  
席、然後出迎客、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  
不可以有挾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知生者  
弔、知死者傷、弔喪弗不能購、問疾弗不能遺、不問其所欲、  
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臨財毋苟得、  
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耻惡衣  
惡食、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必有寢衣、長一

身有半、與人共食、不飽、不澤手、毋放飯、毋流歡、毋陀食、毋齧骨、毋  
アツニスルコト隄羹、毋刺齒、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イシ食饒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キ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  
 不及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  
ユツニ容德、色容莊、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勞毋袒、暑毋褻、裝、食  
カクシタチフルコト不語、寢不言、席不正不坐、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女不雜坐、授受  
スル不親、非祭非喪、不相授器、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  
カクシタチフルコト柳、女子出門、擁蔽其面、夜行以燭、婦人從夫之爵、送迎不出門、朋  
スル友之交、主人不在、非有大故、不入其室、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  
ハル友、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  
ニスルコト之、遂以摯見於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見也、成人見也、成人見也、女  
ニスルコト子許嫁、笄而字、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

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取妻不取同姓、男子三十有室、女子二  
 十而嫁、登與之齊、終身不改、幣必誠、辭無不腆、日月以告君、齊戒  
 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所以治禮、敬為大、  
 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喪禮與其哀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疾病、外內皆掃、徹褻衣、  
 加新衣、男女改服、以候氣絕、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鄉里為之糜粥、  
 以飲食之、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也、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喪具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稱家  
 之有無、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卦、豈有非之者  
ナヒテ哉、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ナメラカナルコト為也、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  
フハ不和、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  
 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居喪不言樂、臨喪不笑、必有

哀色、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弔日不樂不歌、忌日必哀、望柩  
 不歌、鄰里有喪、匍匐而救之、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不欲數、不欲疏、君  
 子之祭也、夫婦親之、有故則使人可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  
 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禮、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事親有三道焉、生  
 則養、沒則喪、々畢則祭、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古人言禮之  
 大略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下男女、皆從事于禮、與人臣言、言忠、與  
 人子言、言孝、與人弟言、言敬、克己復禮、小大由之、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教之至也、孔子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  
 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  
 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  
 行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

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喪觀之禮廢、則君臣之  
 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  
 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嗚  
 乎孔子之言禮、其弗信矣乎、以今日言之、其儀、則有難盡從者、而  
 其不可不從者、亘古今通四海一也、今併其不可不從者、而不從  
 之、將何以爲教乎、民之多僻、易流苟簡、不然奢僭相競、道之所以  
 難行、如老聃以禮爲忠信之薄、蓋亦惡虛文之弊耳、孔子問禮于  
 聃、爲聃知禮之深也、而其言乃爾、豈其本意哉、由此所陳求之、視  
 時處情勢、而裁之、則其庶幾乎、

天下有三重、謂飲食男女言語三者也、聖人之道自三者始、三者  
 能適人情、然後天德自然長遂、其猶黃金滿囊、而百索隨意乎、飲  
 食保人生命、男女續人血脉、言語傳人心思、以全天地生生之功、  
 是爲日用至近至切者、苟用功于此、禮義無愆、志氣精明、則其於

遠者大者亦無間隔不通之患而本體斯全耳目所欲皆循其則天地間快樂於是乎大矣夫飲食本爲天物而亦出於人之勞勉非如空氣水火易得也絕之數日腹枵且死矣雖能知道理不能言也不能行也以是言之人者生于飲食變化之餘即穀肉之精靈也精靈如此而不知其所繇來可乎農夫力於耕耘飲食太半出於農然柔之肉強之食彼僣力過人操心不逞者莫不欲安坐美食非有君長以壓制之則又安得耕穫無事哉官吏爲民設之彼抗顏稱長者食前方丈果有何功乎苟不謀其功而貪取焉是白晝行劫之類也然而所謂功者豈易言哉苟以爲功則生傲惰之心浚民膏血以爲當然其罪孰大焉人之爲生莫急於飲食而衣服居室次焉故古人行禮始於飲食汗澣而抔飲致敬鬼神謂神享餼不求備物祭祀尙且如此況其他乎飲食之貴所以使人相生養而不相害故祭祀燕饗之屬率要豐備完具無有遺憾而

其浪費逞快果於負債者君子視之不翅冰山曠日常虞貪汚之生於奢侈其習漸長不可收拾清白一心自守不願衆人毀譽未嘗爲今日飽食明日忍饑之態也雖一微物用之不適生養比之盪盡家產蓋其心輕物故物亦不欲與我相居連其餘諸物相率飯于他人是感應之自然也故彼饕餮荒醜以適口腹之慾者莫非輕棄其身賊殺子女而其流毒于國中也亦甚矣食餌淡薄脾胃淨潔所以心思明睿智德長進如四五十而欲知道者尤宜寡欲以養其心也飽食逸居必釀疾病有類止水易腐何取于志士乎嗜酒尤爲萬惡之源自負曠達坐失事機其不可爲者而悉爲之不可言者而恣言之內火熾烈情慾勃興不能自禁罵詈妻孥傲岸師友使士敗名官落職農工廢業喪資故古人以爲狂藥爲昏性水爲破家湯其損肺腐腸以釀百病則又毋論矣間有自負量大勝人及強人多飲以爲得策者是亡天下之術也可不



哉。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昏姻。故夫婦之道，必合異姓，欲休相保，而親昵之情，雖父子殆弗如焉。豈非天地好生之德賦於我乎？然而父子君臣之基，於是乎成矣。君臣之義，不得先於父子之親，父子之親，不得先於夫婦之愛。易傳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者，是已。如易之咸見婚姻之正，男下乎女，詩之關雎詠淑女配君子，而儀禮有夫婦一體之言，周官有夫尊于朝，妻尊于室之說，皆所以謹始重別，固無尊卑可言也。聖人之道，造端於夫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夫婦同居，不耻屋漏，常視神明照臨，畏敬匪懈，則一家雍睦，常在祥風和氣之中，親朋往來，唯禮之行，誠意感孚，無復損己害物之弊。人生快樂，孰大焉？有時讌飲嬉遊，亦屬無妨，苟有一涉猥褻卑陋，則是害本，使子弟有淫志惰氣，滋長于隱微之中，以釀破蕩之禍，況其心猿意馬，唯所欲為，專論女色，而不問其德者乎？君

子非愛醜婦，知醜婦之自知其醜也，非惡美人，知美人之自知其美也。如謂醜婦徒依人，美人能自主，則其為惑也大矣。甚美有大毒，如河豚紅菌之色澤麗艷，而性大毒也，忿爭不絕，怨氣滿室，終身無復快樂之日矣。彼逞谿壑之慾，我有漏卮之費，動致顛覆家政，為溝中瘠，化雞司晨，尤物傾國之譏，焉可免也。否則淫慾過度，伐傷天性，有類斧伐樹木，未及老而精氣耗竭，氣息奄奄，不堪行事，回想無病之人，如在天上，是其於一身，已為大累，而又何望其能範子弟報國家乎？故君子以色為戒，以為色慾無節，是浚削國家之元氣也，可不畏哉。言語者，心之先發於外者也，而其發也以舌，古人有言，天地生物，獨一其舌，且置在口中深奧，以齒唇圍之，畏其輕發也，非如耳目有兩，以博其聞見也。况言語在口，譬諸含利刃，動之則傷喉舌，而失言之害，其實甚大，不惟又傷喉舌也，凡人日間行事，皆由言語以達之，為學為政皆然，如孔子在宗廟朝

廷便便言，朝與大夫言，侃侃闔閭，及四科之教，列言語次德行，而孟子亦自稱能言知言，可見言之貴乎明辨暢達也。然皆由明理致之，不能自己，而其所以動人者，在言語之外也。講論貴於虛遜，不可競於客氣，以害本體，心放然後多言，然後好言人之短長，故欲收放心，不得不慎於言，人固有不欲發言，而不覺其發者，豈非心有間斷，而客氣乘之乎？古人戒好著書，以為多言害道，況於其妄誕不經乎？苟有虛矯之心，而牽強附會焉，精神外馳，而真氣為之損且餒矣。且夫道存乎不言，而人心自服，自古君子靜默修己，以化人者多，蓋道之在人，本無彼此之間，此感彼應，如影之從形也。豈在多言哉？不足於行者，必多其言，不足於信者，常莊其語，故多言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人之通患也。若夫詭激自喜，好譏人之短長，摘發隱事，及其親昵，動致群小報怨無忌，禍亂反覆相因，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伐國不問仁者，毀人必避所厚，

況於其父兄尊長乎？事雖至小，未可輕易，無意遊談，動釀禍胎，猶戶隙微風，中肌膚成深患也。當喜歡洩我私，恐為異日爭訟之資，當忿怒暴人惡，恐為異日親好之妨，言之易發也。雖談道義，輒失疎易，往往齟齬無及也。世人談女色，論變詐，笑喙罵詈，自以為真率，或逢他人談話，與衆快笑，而不察其致敗亂風俗，以戕賊人之子弟，淫志日長，不可收拾，其罪孰大焉？君子負一代之望，片言隻語，關乎人心，世道言而無益，不如不言也。況其有害乎？既賊於人矣，安有不自賊者乎？好談閨門及談怪亂者，比之侮天，先哲謂如此者，常為鬼神所惡，非有奇禍，必有奇窮，非鬼神惡之也。非理念頭，招非理之報也。其垂戒，不亦嚴乎？一言過激，戎之招也。一語逞快，德之壞也。可不畏哉？嗚乎飲食也，男女也，言語也，三者皆為眼前至近之事，而道之妙用，發見無餘，其物愈近，其理愈真，其事愈顯，其用愈大。戒之慎之，行遠必自邇，鈞是同一坦途，豈有不可至

者哉。孔子曰：下學而上達，自飲食男女言語，以至性與天道，一也。天道唯在眼前，學者須用功于此，唯禮之行，不遠人情而裁之，精明明，無為血氣所動，積力久而不倦，則必有無心而契，不期而會者焉。雖達聖神之域，又何加乎？若夫躐等廢功，妄意荒忽茫昧之表，傲然大言曰：致廣大，極高明，辟如貧乞未見黃金，而評其色澤堅軟也，則何益矣。心即天，即神，行乎飲食男女言語之間，自足自樂，而無待於外也。若夫心外求天與神者，是猶舍耳之聰而不自聽，去目之明而不視也。心之本昧，自樂與目之明耳之聰，無異而不自樂也，雖有外物，豈能樂哉。

藝業第二

百工技藝、器械物產之說，皆起乎聖人厚生利用，不可須臾廢也。後人專攻其業，漸致世益，或創意發明，以補其不完，皆道之所在也。聖人不厭精巧，安有見新奇而非之者哉。然不務其本，而徒競

於此，恐奢麗傲化，驕淫矜誇，無所底止，人心常愛美，淫侈之物，觸耳目，感心思，則為主于中，往往終身不拔，是人之大患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夫禮為士君子相接之則，聖人制之，以固其筋骸，兼使其杜欲，不暇為非，繁文縟節，固其所也，而猶不欲其奢也。况於其下者乎？聖人之學，本孝弟，主忠信，推其惻怛仁恕之心，以應万事，秩然有序，與衆相保，是之謂大本。人有此大本，然後從事百工技藝，百工技藝，益致其精，故為可貴也。賤丈夫之恃一技藝，則不足道已。士君子而有之，豈不貴哉。周官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者人之才能，根乎心思，發於言動，其輔德也。猶樹木之有枝葉，以豐其本，幹無之，不足以為成德，故命之曰野。君子不取焉。人生皆為善所困，往來群處，莫非斯善，是為冲漠無朕之象，必俟順逆相形，然後知其為善為惡，愚者終不

可活也。故非有言動感人人亦無由以知其善而無才藝者雖有善德不能自發揮之以施乎人。往往終于枯槁自守。所謂君子不器。斷斷兮無他技者。非謂其無藝能。藝能混于道德之中。人不見其有藝能。而自然觀感興起爲善也。如孔子不學軍旅。不能辭命。即其所以善於軍旅。辭命無佗。軍旅辭命之不能外乎聖德也。子路問成人。孔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言有兼四子之長。而加以禮樂。則得爲成人也。成人猶曰全人。謂成德君子也。君子能躋仁義。不偏于一。如四子之德。得之天性。乃爲入仁義之資。而禮樂者。所以裁之。使適于中。以成仁義之德。乃爲學習之事。如有武仲之知。而無禮樂。則其弊也必蕩矣。有公綽之不欲。而無禮樂。則其弊也必愚矣。有莊子之勇。而無禮樂。則其弊也必亂矣。有冉求之藝。而無禮樂。則其弊也必驕矣。然藝與學尤相近。能合禮樂。故孔子未

嘗言其弊。唯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所以勸學者爲君子儒也。據周官。則併禮樂在藝之中。夫子就其中特分而言之。以禮樂爲成德之具。講藝之基。故特表而出之耳。夫禮爲人事之儀。則行乎日用彝倫之間。而古之君子。講習弗置。其文具存可徵。而樂則曠缺焉。無聞也。古之言樂者。以聲音爲本。其說以爲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哀樂喜怒敬愛之心。感於物而動。乃有嗛殺暉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樂。亂世之音怨怒。亡國之音哀思。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國之滅亡無日矣。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各以類相動。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詩言其志也。歌咏其

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夫樂以和爲主、與禮相須而行、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然而後世則皆無之、其於教學不亦已難乎、雖然、禮樂者、君子之事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非小入所能及也、聖人之道、其大無不包、其小無不至、貫古今通四海、不可斯須或離、雖末技曲藝、皆必以此道爲本、未有外乎道、而孤行者、則亦非古時禮樂所能拘也、一切伎藝隨時變易適宜、以勸庶民百工、要在與太本不相悖、以保其樂利、故古之人、其於百工技藝、未嘗設一定名目、揭其方法、以律諸天下後世也、拘泥太甚、則失真害化、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焉、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敢師私心制道法、而

信與不信、其權在我、條理一定、不可移易、故刪詩書、贊周易、作春秋、率出已意見、而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皆無取焉、平居特揭仁字、以爲極至、使人知所適從、前聖所未發也、孟子說性善養氣、亦然、蓋隨時立教、若好爲異然、而其言亘万世不可易、是其所以爲聖賢也、聖賢者、知道之無窮、不自恃其爲聖賢、故其道德愈出古今、變變化化、妙用無窮、而神明常存、未嘗失正、與天地相似、安有拘拘一偏、謂吾道盡在於此、而不察天下之善者哉、仁之與性善養氣、皆爲人之大本、其所固有、而孔孟發揮之如此、況於百工技藝乎、百工技藝、皆能養其心身、利其家國、故講習不置、益致精美、以長世益、莫非循道之實、如容成之曆日、大撓之甲子、隸首之算數、伶倫之律呂、黃帝之舟車、立女之甲冑、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帝堯之圍碁、帝舜之璇璣玉衡、五絃之琴、武王之象棋、周公之欵器、指南車、公輸子之雲梯、陳平之傀儡、諸葛亮之木牛

流馬、祖冲之之千里船、夔之八音、師曠之六律、造父、王良之善御、養由基、飛術、紀昌之善射、嚴君平、詹尹、郭璞之卜筮、唐舉、子卿之相術、長倉君、扁鵲、華佗之醫術、鍾繇、王羲之之能書、顧愷之鄭虔、崔白之名畫、不其然乎、君子須有琴瑟射御書畫諸般之娛、與衆借之、相忘乎快活無事之境、高尚其志、使纖毫邪念、無萌于其間也、孔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志者、有所定向也、據者、守而不失也、依者、遵而不違也、游者、適己之情也、道曰志、德曰據、仁曰依、自我作之、用功漸密、藝則曰游、欲優游以養其內、使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古之人、其於藝事、亦進矣、與道無間也、且以射之一事言之、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古者、天子諸侯、以射選諸侯

卿大夫士、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休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譴、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是射、義所記之大略也、而當時之人、盡志於射、以樂其道者、可以見矣、道之散在万物、其用無窮、雖神聖不能盡知、故孔子之聖、博學無所成名、而曰、吾不如老農、老圃、農圃者、爲人生衣食之源、固道之所在也、而孔子知之、未如老農、老圃之精、故辭而不答者、其實也、非以不知爲善也、顧者、衣食亦爲斯道所囿、斯道而不修、雖有衣食、不可以爲人、故孔子未以知農圃爲極致耳、游於藝、與民同樂、不敢有其技、以和衆志、長公益、夫豈恐泥云乎、且夫人文之漸開、事物制度之漸多、是天之常經也、賢智者從而裁之、日進高明、所以經久傳遠、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則夏商變質爲文、故可貴也、然行

夏時、乘般輅、服周冕、以適時措之宜者、孔子為邦之志也、豈謂周文既足乎、人稱其多能、而不自是其多能焉、豈甘無能者乎、師、子、長、弘、師、襄、老、聃、好學不厭、發憤忘食、豈非以道之無窮乎、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耻下問、無常師、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溫故而知新、如不及、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惡愚而自用、生今之世、反中古之道、毋德行政事、毋百工技藝、一也、若夫不達禮文、隨時損益、材藝隨人誘化之義、而徒講古書、問陳迹、膠柱株守、以為百世不刊、則其不致先聖頓足於地下者、鮮矣、噫、聖人之道、載在六經、簡明切實、易知易行、而高大精深者、自存於其中、所以貴乎學者、在乎實行體驗、若夫口說道義、而其心漠然、無與之相涉者、譬猶蠹魚有害無益也、仲尼惡人之飽食無所用、心、勸為博奕、曰、為之、猶賢乎已、空言無實、是飽食無所用、心之類也、君子安有以此為極至、而不問事業者哉、事者、道之所在、自農

工。商。買。至。醫。卜。百。家。皆。必。有。事。於。焉。進。修。不。怠。則。是。所。以。事。君。父。全。德。義。故。君。子。為。學。必。與。業。併。專。門。講。習。以。達。其。極。也。蓋。人。之。心。思。與。四。體。交。相。為。用。自。生。至。死。無。有。一。息。間。斷。心。思。獨。運。則。四。體。為。之。休。四。體。專。任。則。心。思。為。之。逸。故。心。思。之。勞。也。四。肢。代。之。四。肢。之。敝。也。心。思。攝。之。其。勢。如。循。環。無。端。心。思。者。所。以。進。于。道。德。四。肢。者。所。以。熟。於。行。業。故。毋。何。學。必。有。業。毋。何。業。必。有。學。如。孔。門。四。科。之。賢。因。其。性。之。所。近。造。詣。各。異。皆。由。文。行。忠。信。致。之。言。語。不。後。德。行。文。學。不。遺。政。事。執。己。之。長。以。往。唯。道。是。視。雖。遇。逆。境。貧。賤。困。辱。不。敢。動。心。志。而。其。所。以。自。存。者。必。有。恒。業。未。嘗。依。人。為。活。顏。淵。屢。空。子。貢。貨。殖。皆。由。生。產。得。失。致。之。非。徒。事。講。誦。而。諉。貧。富。于。天。者。也。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鳥。之。飛。亦。必。逆。風。蓋。逆。則。鱗。羽。順。順。則。逆。人。之。貧。賤。困。辱。即。五。官。運。用。之。所。在。猶。魚。之。於。水。鳥。之。於。風。乎。五。官。運。用。必。發。於。事。辭。氣。心。思。一。齊。習。熟。方。能。成。其。為。人。方。能。應。用。

無窮。故自非貧賤，無以致富貴。自非困辱，無以知安樂。事者所以自資賤入富貴，出困辱赴安樂，而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強已。若夫空論道理，枯槁以居，凍餒其身，而不之省者，非所以為學也。鳥之為巢，結束牢固，雖大風拔樹，而終不傾也。獸之穴處，亦務遠其害，人之無能，而不能立于世，是鳥獸之不如也。人有四肢五官，莫非富貴之資，路拾千金，不如勞得一金，故君子用心，不苟取之於人，以為勞斯有財，財與勞直，是物之情，而所以安我，亦所以榮我也。故自古聖賢所重，常在事實，如臯陶稷契功業赫奕，亦由勤勞致之，非俟讀書而然也。孔子好學，其志唯存經世，當子路曹哲冉有公西赤之侍坐也，使之言其志，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欲其有為也。子路答以治兵，冉有答以理財，公西赤答以擯相，皆欲試之於實地，然非人知己，則亦無如之何，是常人之見耳。曹黜則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深嘉之，歎曰：吾

與黜，蓋躬服微賤之役，從容自得，有一視同仁之意，隨感即應之妙，知道之無所不有也，是之謂實學也。蓋聖賢濟時之義，與立身之經，相須成用，立身所以濟時，故濟時者，殆非中人所企及而立身則為萬人可講之急，如孔子不說農桑，無他急於濟時也已。當是時，亂臣賊子，傾敗相因，天下所急者，唯在天下大人君子，輔世道正人心，而世無其人也。自立身以上，懷濟物之志者，安得忽諸。以農夫自安乎。孟子嘗譏許行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是亦赴時之急，故不必服農云爾。見其以稷教民稼穡，列契敷五教之前，則其重農，亦可知也。唐虞之朝，義和掌天時，長於天文歷象，禹為司空，長於土質水利，契為司徒，長於綱常倫理，臯陶為士，長於法律聽斷，垂其工，長於金石溶鑄，弄后稷，長於樹藝牧畜，益作虞，長於山林草木之養，伯夷作秩宗，長乎天地神祇之道，夔典樂，長乎六律



八音之和，其餘庶臣材藝，各有擅長，以為職業，終身不選，周官亦傲之，是所謂立身之經也。而其版于濟時，則一矣。孔孟勸人為學，豈忽立身乎哉？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是有農桑之學也。數罟不入污池，是有池澤之學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是有山林之學也。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是有牧畜之學也。是亦立身之經，不可易已。至于論孟二書所論，皆其一場之言。孔孟決非表此書，以授子弟，而其平居與門人講習者，皆在事實，務適其用，即詩書易禮樂是已。如其他凡百事業，不必親授之，而其門人各自講習，以資生計者，孔孟決不之非也。故南郭惠子問：子貢以孔子多容人，曰：夫子之門，何雜也？子貢答：以下來者不距，去者不止，且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枯之側，多枉木，可見志于斯道者，無何種人皆容之也。是道之所以為立身之基，而能達濟時之方也。然據史傳考之，孔門諸子之所以為生者，皆未可知也。意當是時，封建為制，諸侯各

私其土，士皆世祿，民有恒產，田里皆自上給之，雖有不均之患，未至如後世貧富相懸之甚。人多暇日，往來優游，平居所貴，在於道藝禮樂，故能保無事，持久不屈乎。借使孔子生在後世，則其所為，安得盡如當日，是道之自然，不俟辨矣。至如公孫丑譏：君子之不耕而食，以為素餐，則雖有孟子辨而斥之，然亦有與孔子之時，頗異其勢者焉。自非孟子其人，必有素餐之罪，未可以孟子為口實也。孔子嘗自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蓋卑近之事，所以立身，凡人不可不知，而多事則心不專，雖聖哲且憂之，况眾人乎？故深戒之也。後世唯知其遺書所重在此，而不察其施教在彼也。曰：孔孟之道，盡在二書，豈不誤哉？若夫孔子答樊遲稼圃之間，曰：不如老農老圃，亦唯悲其不達濟時之義，故激而進之，猶孟子之於許行也。豈賤視農桑云乎？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器器然樂堯舜之道，又奚所問然之有？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耕于

歷山耕者讓畔，尤見其功之大也。抑耕陶者事也，人不可無事，故雖聖人亦服農工，不害其爲聖人。蓋原農工及百技藝所起，皆出於聖人愛民之愛，所以使其養生喪死無憾，聖人安得輕視之，而其平素所肆習者不同，境遇亦異，故其發於事業，彼此千差萬別，要之立身以上之事也。故君子隱居在下，則修身講道，以範一世，道與心配，發之於行，謂道之在人，無別乎上下，所以堯舜其君與民者，莫非吾之分，不敢詘一身，以徇于人，知身之尊，乃道之所以尊，要有事業與之相併，仰事俯育，無有不足，或廢講誦，專服事業，必擇其可利國家長世益者，謂道路溝塘之急，于假山遊園也，壘田樹桑之切，于擊劍持戟也，居之以患信廉潔，久而不倦，既善其身，兼化儕輩，莫非行道也。遇挫折太甚，阨窮無告，亦以理排之，思古之君子，所以處此者，以自安焉，毋爲銜玉求售也，毋爲明珠投闇也，是之謂知命。且夫君子受命，有吉無凶，世或目君子之不幸。

曰凶，其實皆外來之禍，非君子所招也，而君子何與焉，如在濁世，而居富貴，動致非命之死，假令不死，以保富貴，猶之守錢虜耳，彼其蓄財，有類馬牛負物，愈重愈勞，由君子觀之，莫非凶禍也。君子德尊身賤，而人莫己知，則進退綽綽，反免乎禍，猶夫壯者爲兵，而老弱免役也，猶夫大魚被網，而小魚逸出也，故其窮居行道，所以能免身禍，令名不朽，乃是天之予高祿尊爵于我也。若夫希世呈媚，貪求富貴者，併其身而失之，况富貴乎，其猶驅魚之獺乎，有人患獺，將一小楹，盛泥鱖數尾，楹口嵌竹片設機，沉諸池中，獺見之大喜，將頭直入楹中，竹片壓迫其頸，卒不得脫，浮沒周章，水激有聲，忽爲人所捕獲，云小人貪愚類此，信可愍也。事無巨細，道之所在，任有輕重，分之所宜，故君子在下位，則講學勵業，教訓子弟，孝弟忠信，進在上位，則使其君安富尊榮，萬民固結無間，夫豈有二致哉。

人之有道，猶其有四體也。出於天，備乎我，當持而持，當行而行，人自能辨之。唯四體支離之人，弗能辨爾。四體拘于形氣，不能自主，故不免有支離者。道則體乎太虛，自我自主，何支離之有？而有之，是人自暴棄之也。人未有好毀傷其四體者，何暴棄斯道之甚也？聖人則天體道，遇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盛德之至也。自是而下，人人所得不同。仁者智者能見其偏，百姓則全不見焉。易傳所謂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鮮者也。仁智者見道，猶望山，山則一，而隨人所在，乃異其觀，自非君子，安知其全？然道也者，無乎不在也。人有斯身，則有斯道。孝弟忠信，正直愛敬，其揆無不同。於是自強不息，則本立而道生，脉脉乎其不可息也。堯舜湯文，異世間出，繼天立極，同此心，同此道，如合符節，中庸平正，易

知易行，及周之東遷也，王道陵夷，生民昏祿，孔子生乎其間，聖德賢於堯舜，志切憂世，歷說七十二君，而無人知我者也。嘆曰：吾道非歟，乃退而以君師之道自任，刪詩書，正禮樂，序周易，以諭後世。其言如駁雜，無統紀，籠罩無順次，而廣大精深盡備，條理秩然不紊。無論德行政治，言語文章，凡百藝業，皆以斯道為基。道與器合，理氣渾然，知仁勇義，皈諸太中，下學而上達，一誠以貫之，良為正德之矩，修身之度，治國平天下之極，未可以一科學一家教一事業命之而已。苟斯道而無違，則是孔子之學也。孔子之教也，孔子之業也，其道之切於斯民，不啻大氣水火飲食，即併太氣水火飲食，為之根基，即萬物主宰所在，其目繁多，創于上世，而孔子闡發之，非孔子創之也。不指道曰人之性命，而曰孔子之道，是為孔子私之，自小其道，非知孔子者也。可乎？古之聖人知人之有知覺，與禽獸異，撰非不可與告語者，故因其信，父母之可愛，君上之可敬

也、使其確信不疑、而愛敬之節、万殊不齊、緩急輕重、各適其宜者、未易明也、因其信聖賢君子之善行、輔世誘人也、使其確信不疑、而聖賢君子、時位不同、趨向各別者、未易明也、因其信居處飲食威儀、凡百禮敬之切于日用也、使其確信不疑、而儀型万殊、適人情合時俗者、未易明也、因其信典章法度文物之經綸天下也、使其確信不疑、而古今習尚各異、損益沿革者、未易明也、此數者、而欲明之、非由學則不可、况於其所以然者乎、是孔子之所以貴乎好學、而學之與教與業、並行而不相悖也、後之人不能一日離于孔子之道、反欲指其瑕而毀之、管中窺豹、銖稱寸量、擬議百端、適足以自毀、甚至拾先賢所棄、以自珍、謂之獲前人所未發、以空言視聖人、以聖言不尽意、爲未達高遠之理、殊不知大道存於躬行、不在空言、空言之弊、其害尤大、如虞慶論造屋之理、以屈匠人、而屋壞、范且辨造弓之理、以窮弓工、而弓折、豈不誤哉、孔門三千、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唯顏回曾參、稱得其宗、而傳之孟軻、乃已、道之難知如此也、自孟軻歿、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六朝、隋唐之間、而其君有若漢文帝孝武、宋仁宗、清聖祖、其相有若漢張良、諸葛亮、唐房元齡、郭子儀、宋范仲淹、韓琦、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明劉基、于謙、其人雖如純雜不一、材具各異、要皆有得於孔子之學者也、其以師儒自任、而能述孔子之言者、如漢董仲舒、魏管寧、隋王通、唐韓愈、皆天資過人、多所發明、仲舒尤富明理之言、然謂之得其宗、則未也、及宋、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兄弟、敦頤以誠爲本、主靜立人極、程顥本於識仁、體貼天理、程頤主敬存養、庶乎得孔子之旨、其人亦自有卓越漢唐者焉、頤之學識人物、尤稱高明純粹、蓋孔子已後一人而已、其他則邵雍、張載、諸人、言行卓卓、足稱人豪、後有朱熹、窮理居敬、陸九淵、直信本心、並爲祖述周程者、及明、王守仁、又於本心中、揭出良知、劉宗周、又於良知上、指示誠意、蓋皆有

獨詣自得之妙，不以一身之窮達為悲喜，以萬世之是非為憂樂，固未可下執一偏之見，而為之輕重也。顧老佛之言，滿于天下，而諸子論道，多出出入二家者，或疑周程主靜靜坐，及將迎內外之說，皆本於老佛，塞耳竊鈴，蓋為其不嫌同辭耳。我邦位于東海，大氣清淑，故人生於其間者，自然中正純粹，大道存乎不言，如祖宗列聖，聖德至仁，牧下而其民壽考寧靜，曾無變亂之虞，不啻孔子之教，而其道大行者也。即至後世，有若孝德天智光仁桓武嵯峨醍醐村上後三條，後光明諸帝，其德之盛，固非漢唐諸君所能髣髴，其輔政者，若藤原鎌足、藤原基經、菅原道真、平重盛、楠正成、德川家康，皆有識力大過人者，使其學孔子，則決非伊周以下之人物也。其師儒，則有中江愿、熊澤伯繼、伊藤維楨、貝原篤信、中西維寧、紀德民諸子，皆多近道之言，有聖賢君子之風，惜其有所未盡也。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耳目口體，無與

人異也。至於心性，奚獨不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過盡人之性，豈有不可企及者哉。及今講孔子之道，須問學之興業，何如。着實踐履，不事道聽塗說，一以自反內省為先，知在己之非，而深責之，察在己之短，而痛矯之，得天德之明，萬人所同然者，以擴充之，慎諸幽獨之地，能充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有所不欲，嚴人獸之關，去蠻鄙之習，清源厚本，以進仁智合一之域，以全中庸君子之德。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不惑者，斯心之條理不紊也，不憂者，斯心之本體不動也，不懼者，斯心之發生不息也，智仁不外乎氣，而主乎理，勇不外乎理，而主乎氣，三者一體也，三者而全之，則能盡其心矣。心本與道同無盡也，而謂之盡者，無盡而盡也，蓋其心體乎太虛，正大光明，則其於万物之理，無有所遺，是在無盡之境，樂而安之也，是為學問之極致，自非至誠，孰能與之。子思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

近乎勇、好學者、格物也、力行者、強恕也、知耻者、惡學行不全、而自奮勵也、三者尋常平實之事、未達成德之域者也、故皆曰近、而學者用功、莫要於此也、昔者子貢、其智足以知聖人、然求之于高遠、而不知平實之中、自有精深者存也、孔子嘗歎世之莫我知、以發其問、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而不懷怨尤之念、唯知下學人事、上達天理、所以與天默契為一、而不立異為高、以自標炫、故人莫我知者也、其所以警子貢者深矣、子張在孔門、為尤堂堂者、而門人不與其為仁也、孔子嘗答其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言忠信、行篤敬、自脩以居、雖荒陋之俗、無不感化、貌有餘、而誠不足、雖父母之邦、終不之容也、答其問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無倦者、不自滿也、以忠者、毋自欺也、然則孔門所謂學者、可知已、如後世豪傑周

程諸子所傳、間有得失、其要不外乎此、未有好高、奇者也、雪山峨峨可仰、不若平地蕩蕩難名、故天下國家可均也、爵錄可辭也、自及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仲尼豈欺我哉、聖人之道、行乎人倫日用之間、燦然其備、秩然不紊、其要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為宇宙自然之本、則而備乎人心、發于事物、終始本末、一以貫之、不須矯飾、專要涵養、是為孔門傳受之正宗、禮大學論古人為學之次第、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又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蓋孔子之言也、明德者、就天德本然之明、至誠至實、不可掩蔽者而言、明之者、知習染之蔽、而克治之、以復本然、使其長進不息、光明四達也、

親新通用，誘之於章明之境也。至善猶言太極，謂其義理精微之極，無過不及，即所謂中也。其體不外乎明德，是為統體，其用散見于事物，是為各具。止者，不離之意，言常立中正之地也。是與易所謂良其背者同義，易言人心逐物外馳，無所底止，苟收斂之，棲止諸背，則與耳目鼻口隔離，能忘其身，及行於庭，亦遺其人，是不見內外物我，而唯誠之聽，唯中之飯也。則其應物，無不曲當矣。明德者，万人所同得，本自中正，故大學明明德新民，皆飯諸中，而感應無窮，自然發暢，非強之也。知止，謂知至善所在，即格物之效，猶望海嶽而知其深高也。定，謂志有定向，猶登山者，或自東或自西也。靜，謂心不外馳，言循道之外，無復餘念也。安，謂隨處安靖，言視險猶夷，泰然不動也。慮，謂處事詳審，言雖幾微，無不察也。得，謂隨時而中，言千變萬化，而未嘗失正也。自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是為止至善之序，然定靜安慮四者，功效相因，不必用功，要其所飯，不外

乎明明德新民，而新民亦不外乎明明德，故平天下曰明明德於天下也。或曰，知止是物格而知至也，定即意誠，靜即心正，安即身修，慮即周于天下國家，得即明德之本體已全也。亦通致知推極知識也。言致吾之知識于事物，使事物與吾無違也。格物，所以致知，縱明于彼，即曉乎此，故曰，致知在格物，格通徹也。通徹而謂之格，猶亂而謂之治也。物如仁人，不過乎物之物，物即理，不必言理，格物者，通徹物理也。誠意者，不自欺也。心意知物，本為一體，欲人精其義，而自得之，故分而教之。心者，其統也。意者，心之萌，即其好之惡之者也。知者，心之靈，即其知好可惡者也。物者，心之感，即其可好可惡者也。物有本然之故，有當行之則，所謂理也。而則為實際不可已者，故為本源不可易者。則出于故，即是天之明命，體物而不遺者，而人體其全，故其用，盡見于日用之間，而其有善有惡，万殊不齊者，由陰陽錯雜，感應偏勝，以致之，故不免有可好可

惡者、而其可惡者、非物之本體、故人善善長、惡惡短、而不能安于惡、惡之終、必皈于善也、是為物理之自然、夫心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生於意之好惡、而意之發端、則有知好知惡之知、知之發端、則有物理備於我而已、故物非象著形迹之謂也、知非見聞記憶之謂也、意非念慮計較之謂也、心非斷續馳驟之謂也、斯心洞徹物理、物融為知、知物一致、無復知物可言、而自然明睿、好惡分焉、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知行一致、止于至善、自非至誠、誰能與之、知屬心、為行之主宰、行屬身、為心之流行、聖人知以易知、乾道也、行以簡能、坤道也、學者、則須格物致知、以誠其意、即隨其所感之物、而格之、以致吾知、而好惡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心行一致、無不明快也、致知之前、非無誠意、然其功為粗、致知之後、則已知其為善為惡、而未能純乎行善、猶木有一處之蠹、非削而去之、則恐次第朽敗、故斷然誅除之、不使吾心安於所不安也、是之謂

慎獨、獨兼內外動靜、而皆在意上、即意之主極微者、要不外乎知物、以其無對、故謂之獨、意之承知物、是坤之所以順乾、其差以毫釐、則有所倚着、即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者、而生幾為之受傷、不能如乾元浩乎無窮、故君子務凝聚精神、以保生幾、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毋論未發已發、不留一毫陰習昏濁之氣、是慎獨之至也、探體于未發、則是着空、求用于已發、則是逐物、物不可逐、而亦不可離也、人身五官四肢、無一非物、故格物之方、無一息可間斷、如聲容靜、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手容恭、足容重、皆屬格物所在、况於其大者乎、格物即致知、而外不見物、內不見知、唯道之從、不容一毫人偽、思人偽在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可得而揜、猶錦囊盛糞、布袍包火、所謂誠也、知之不至、由物之不格、物與知判為二、物自物、知自知、心鑑有蔽、本源不清、故意之好惡、亦不得誠、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言心之知、因物生、意之好惡、從知起也、



故格物致知，皆皈誠意，意之好善惡，即是知之知好知惡也，知至則戒慎恐懼之心，不能自已，有如饑寒之於衣食者焉，豈非誠之謂乎？世未有知不善而行之者，即有之，皆見其外形而未徹其蘊底也，如知鳥喙之殺人，則安有食之者哉？是之謂知之至，不要思勉，一出自然，非誠而何？誠為知物之本，而未嘗不在知物之中，故中庸論誠，稱其不誠無物，而又以成物為知，豈非誠外無物，物外無知乎？誠者非他道之謂也，大學致知格物，以誠其意，猶中庸明善主誠，意曰誠，欲其純于為善，使隱微之地無有遺憾也，心曰正，欲其無所偏倚，敬以直內，虛以應物也，心之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情也，從情而主張之，使其遂成者，意也，意誠之後，而猶有情之偏，是心之未正也，然非謂心有惡，如心有惡，仍屬意之不誠，故當意之不誠，而有心之不正者，不就心上而論，在意上而點檢之也，而心正者，不外乎氣之和，故心氣和平者，其發于外，從容正

大，自無四者之累也，心有四者，則外馳而無主乎中，雖有耳目，曾無視聽，如死人然，故下直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意不誠，則真偽錯雜，而心不能正，意已誠，而不察心之正偏，則再陷偏私，而不自知矣，是誠正之所以相須也，而誠為正之本，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是誠，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正，中為大本，和為達道，本立道行，夫是之謂致中和，故中者萬化之始也，和者萬事之終也，必有中，然後有和，未有無中而有和者，譬諸耳目之能視聽，未有視聽而不由耳目者，故必有正大光明之本，然後有應物曲當之效，故君子當其至靜之中，未接事物，而一心惺惺，不敢忽忘，不待耳聞目睹，而戒懼也，是存心養性之所在，自為先于慎獨者，朱子以為靜中有物，謂其所以聞見知覺者而存也，非謂有一物為主于中也，忿懣恐懼憂患，皆於逆境，如貧賤威武橫逆是也，好樂於順境，如財色名位利祿是也，苟有四者之心，潛伏焉，則其於

未發、亦未免冥頑偏倚之累、譬諸頑石塊然不轉、安望已發之和乎、即無物、而空空寂寂、亦未成用也、可不察乎、抑世之學者、見道不純、執中而無權、動墮鄉愿、不免為德之賊、是孔子之所以歎中行之難得、而欲得狂狷也、譬如鄰國有戰亂、而我不欲受其累、則必守義中立、不犯彼禁、亦不許彼入我疆內、以能保我之勢、能與彼之敵國交通、苟用功于慎獨、不許外邪侵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中體自然在此、臨萬物之紛錯、事勢之競迫、而吾心不為之動、能行乎其所無事、物各附物、無所乖戾、豈非意誠心正之謂乎、意誠心正、則脩身之與齊家、與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故修身之公好惡、齊家之修孝弟、先忠恕、治國之興仁讓、禁貪戾、平天下之繫矩天下之心、理財節用、舉賢愛人、莫非意誠心正之實、其猶樹木之有根實、而幹皮花葉、自然發生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莫非宇宙之本然、物出于宇、宇者太虛無限、唯有遠近可言、是物之所

以有本末、事屬于宙、宙者流行無息、唯有前後可言、是事之所以有終始、宇宙於人為先天、故人皆生知已在宇宙之間也、君子之學、自本及末、自始達終、是之謂則天、亦唯一誠而已矣、夫誠者、為生命之源、百行萬善之基、人而有之、志氣精明快活、雖匹夫、死有餘榮、人而無之、心思昏迷羞縮、雖王侯、生無顏色、其世之信與否、固非所論也、而天下唯有誠之動物、百行萬善、自然薰人、如日熱之觸土、萬物鬱然發生、日熱猶可辨識也、誠者不可得而分析也、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者萬民所均由、故曰達道、三者萬民所均得、故曰達德、一則誠而已矣、道籍德而行、德俟誠而存、是孔門為學之要也、

孔子之學、廣大精微、無所不該、若天地然、其要自內省自反、始視

聽言動、必合禮義、心思自然和樂、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者也、自興而立而成、其序不可紊、而成者、亦非有所畫、故古人爲學、一心從事於此、未曾謂學達聖域、無復餘蘊、而其樂道之心、則亦未嘗有斯須間斷也、如顏子箪瓢不改其樂、曾子歌聲、若出金石、不其然乎、孔門諸子篤信孔子、在保其在、我之樂、所以無思不服也、漢唐以來、無能及己、惟董仲舒、與韓愈退之、最稱醇粹、至宋周敦頤、茂叔、博學力行、聞道甚早、胸次磊落、如光風霽月、聞其言者、豁然省悟、王安石嘗與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食、程伯淳從之遊、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己無此好、周子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飯見田間獵者、不覺有喜心、果知尙未也、候師聖學於程正叔、未達、往訪周子、對榻夜談、越三日、復見程子、程子驚異曰、非從周茂叔來邪、程頤伯淳、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墮後、

數日方求之、程子以手指示、隨之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年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及十五六、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乎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稟純粹、如精金、溫潤如玉、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接人一團和氣、使人有坐春風中之想、劉立之從之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勵之容、王安石執拗、聞其言而歎服、王黨異意者、皆賞其忠信不置、謝良佐自負該博、舉史書不遺一字、程子謂之玩物喪志、良佐汗流浹背、嘗作縣主簿、有詩曰、雲淡風輕欲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窮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其郊行曰、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綠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飯、其風度可想也、學者稱之曰、明道先生、其名不虛矣、程頤正叔、幼有高識、邵堯夫嘗語之曰、子雖聰明、豈能尽知

天下之事邪、程子曰、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邵子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邵子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也、邵子曰、子以爲起於何處、程子曰、起於起處、邵子瞿然稱善、編管涪州、渡江、船幾覆、衆號哭、獨正襟安坐如常、赦還、容色髭髮皆勝平昔、云、作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則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邵雍堯夫、力慕高遠、玩心高明、德器粹然、過人、無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程正叔同朱光廷訪之、邵子留之、飲酒論道、程子指面食前卓子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邵子爲極論天地万物之理、程子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好賦詩、其皇極經世一元吟曰、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

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尙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於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自餘吟曰、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首尾吟曰、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閑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被有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明道評之曰、眞風流人豪也、又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張載子厚、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以功名自許、後遇范希文、遂翻然志道、出入于佛老、切儻乎二程、終日危坐、俯讀仰思、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未始須臾息、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覃測陰陽造化、極深至精、多先儒所未言、居恒以天下爲念、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風俗一變、學者鬱興、可謂盛矣、朱熹元晦、幼穎悟莊重、能言、其父極指天示

之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就傳授以孝經、一閱之、乃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于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皈依、證其是非、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威儀容止之則、自老至死、未有須臾之違也、嘗曰、某生平、未嘗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年垂七十、歎曰、於上面猶隔一膜、其精敏如此也、陸九淵子靜、三四歲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嘗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楊簡嘗問本心如何、陸子謂、孟子說四端、即是本心、數問終不易其說、簡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陸子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簡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陸子厲聲曰、更何有也、簡

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稱弟子云、明王守仁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爲人豪邁、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忽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盡去枝葉、一意本源、以默坐澄心爲事、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謂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自能發散、知行合一、所得益化、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濳泊、如赤、日常空而萬象畢照也、劉宗周起東、以慎獨爲宗、謂盈天地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待安排、自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所以謂之性、善學者、證得性善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

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嘗爲言官危言、奸人遣刺客數輩、迹之、劉子危坐終日、無憚容、客心折而去云、陸王劉三子之學、與程朱頗異、揆後人多疑其出入于佛氏、而三子之譏佛、不遺餘力也、至宋葉適、陳亮等、則又譏程朱、爲出之于佛氏、有直內無方外、孔子之道之大、而佛氏之勢之盛、可以見也、我邦先輩、有若中江、愿惟明、童艸如老成、篤學修行、卿黨薰其德、路不拾遺、劫賊聽其姓名、投刀羅拜、相胥爲良民、世稱近江聖人、熊澤伯繼了介、深智、卓越古今、學主濟世、而不好紛更、其發乎事業者、皆足爲後法、幽囚數十年、面無憂色、殆古今所稀有也、伊藤維楨、原佐德行、純粹、雖非其黨者、皆推尊之、遇劫賊、按劍、神色不變、脫服授之、說以倫理、賊皆頓首涕泣、改心、嘗過琵琶湖、有詩曰、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万谷滿相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其懷抱如此也、中西

維寧文邦、温和重厚、足以敦一世之鄙、講經不拘漢宋、謂聖人之道、唯在成德育才、以盡其用、涵濡之化、自然及人、不慙其所言、居家未嘗疾言遽色、豪奴仕之、二十年如一日、至死不渝、隣保失火、吹燠使令、以運什器、不失一物、紀德民世馨、孝友天性、德量過人、五姓同居、三家同爨、易衣而出、相得而樂、丰采照映於人、人不能忘、講經、据古註疏、務就簡易、論衆懇到、聽者數千人、莫不感歎、庶民拜跪合掌、曰生如來、此等之人、其學非程朱、則陸王、惟原佐自成一家、視之程朱等、其力量率皆不如也、然其人反近自然、多忠厚、君子之風、由土氣使然、而至于自信之深、則一也、自信者、必真修、真修莫切于克己、而是非一時奮勵之所能致也、如謝良佐用功克治矜字一年、程正叔評其切問近思、薛瑄治怒字二十年、尙未消磨、其不信然乎、自周子發主靜之說、程子兄弟承之、教人靜坐、程門遞相授受、至李惘、專提此教、人靜坐中、觀未發氣象、其他

言靜坐者、率皆本正叔主一無適、整齊嚴肅、謝良佐常惺惺法、尹  
 彥明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言、用功習熟、蓋主一不外乎無適、而  
 不容一物、則是主一、外面整嚴、則內面便一、常惺不昏也、朱子嫌  
 其類于禪機、以窮理居敬易之、至明陳獻章、愈益主張靜坐、以為  
 作聖之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此心之  
 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  
 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王陽  
 明又斥朱子為支離、曰、就窮理專一處說、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  
 處說、謂之窮理、而獻章門人湛若水、則非師說、以靜坐為聖門所  
 無、教學者、隨處體認セム天理云、要之、靜坐之法、在於默坐澄心、高攀  
 龍以為、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唯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  
 理也、非有大理可體認也、初靜坐者、有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貽聖  
 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坐三日、必臻妙境、是為最著實者、然諸

儒所說、動涉苛細、乏於渾厚博大之風、不如孔子自反內省、克已  
 復禮、言忠信、行篤敬之言、要且不煩也、伊藤原佐深斥宋明諸儒、  
 以為聖人言敬、專於事上、未有處無事而言敬者、復初等說、亦出  
 于老莊、公之一字、其弊至于賊道、是矯枉過直者矣、如其以忠信  
 為主、以中庸平易為本、以擴充仁義為宗、則亦可謂卓見己、願諸  
 儒、皆有獨詣自得之妙、道德純粹、事業可觀、而其講經論道、亦多  
 裨益、後學者如明道人物、可比顏子、識見卓越古今、而其立言有  
 一二類、老佛者、要出于救時之苦心、未可輕議其失、而原佐等說、  
 亦不可不察也、要之孔子教人、詩書禮樂、為其雅言、學者習熟、絃  
 誦、勸於為善、自灑掃應對、至冠昏裘祭、皆有儀文、可則、齋有明衣、  
 變食遷坐、更有歌詠舞蹈、以養其性情與血脉、而後世並皆無之、  
 學者無所持循、故各據其所見、以矯時弊、未必非孔子博文約禮  
 之意、而亦未能盡之者、非聖人之才也、嗚乎、非有聖人、吾誰與飯、

修孔子之道者、安得不博學而精究之乎哉、

岡本子卷之一畢

岡本子卷之二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力行第四

宇。宙。之。間。唯。有。斯。道。具。於。人。心。盛。乎。聖。賢。其。渾。淪。全。體。未。發。之。地、  
 至。誠。無。息。可。默。契。而。不。可。擬。議。者。曰。天。曰。帝。曰。大。極。曰。乾。元。曰。物。  
 則。曰。民。彝。曰。性。曰。中。曰。明。德。曰。明。命。曰。天。理。曰。靜。寂。曰。無。聲。無。臭、  
 總。稱。之。曰。先。天。又。曰。大。本。其。既。發。之。際。而。不。雜。人。偽。者。曰。本。心。曰。  
 生。意。曰。良。知。曰。明。覺。曰。感。通。總。稱。之。曰。後。天。又。曰。生。幾。其。既。發。之。  
 後。而。完。全。無。礙。者。曰。孝。弟。曰。愛。敬。曰。忠。順。曰。正。直。總。稱。之。曰。天。良。  
 又。曰。同。揆。其。既。發。之。後。而。能。致。其。盛。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聖。  
 曰。神。總。稱。之。曰。天。爵。又。曰。達。尊。其。既。發。之。後。而。或。善。或。惡。一。由。人。  
 之。取。捨。者。曰。氣。曰。心。曰。情。曰。慾。曰。念。曰。志。曰。誠。總。稱。之。曰。天。動。又。  
 曰。異。撰。其。他。名。目。千。差。万。殊。不。可。勝。數。而。一。以。貫。之。常。能。自。主。自。



成者、惟誠之謂與、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彼聰明者、一悟大本、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良自立、天爵自榮、天動自定、舉一身莫非天、所謂聖人踐形者也、自此以下、用功不齊、各隨其所至、要就異撰、一點檢知其有不是、而痛矯之、篤信達尊、凝聚仁智、必得人人同然之心、擴而充之、慎諸生機流露之際、獨處間居、猶在稠人廣坐之中、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積習熟、不緩不急、以達至誠無息之域、子思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久以上屬道德、不可以漸言、徵以下屬事業、必有其漸、久者不息之積也、徵者著驗於外也、久則徵、猶爲二事、徵則悠遠、曾無兩節、言其所徵者、無窮也、遠本乎悠、猶心量寬弘者、常多壽福也、悠遠故博厚、博厚故高明、博在先、厚次之、如仁恩廣被、而人心固結也、高在先、明次之、如文教大進、而事功赫著也、其下又有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

久無疆、言其德與天地同體也、是爲聖人之能事、然從人人異撰所在、而長育之、亦無不可至之理矣、孔子以四教人、曰文行忠信、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而文行二者、以忠信爲本、故曰主忠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忠信者、誠之之謂、與空言無實、躐等無序者不同、是其所以舉一隅示之、峻憤悱而啓發之、希天欲無言也、天下之物、本於一氣、本末內外、無不一致、是爲道之自然、猶凌霄之大木、生於一種子、故知其形、則知其所以形者、知民之好懿德、則知性之本善、而其勢有不能罷者焉、故君子之學、唯信天良、着實踐履、日月長進、有類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毋用呶呶論辨也、願者制惡於外、不如存善於內、致力於末、不如立誠於本、非謂惡之不必制、力之不必致、順逆之勢異也、有形斯有影、有呼斯有應、肝腎受病者、其病發乎耳目、人之溺於意見也、猶其病瘡、當未發、既病矣、安有發而不病者哉、況於情欲橫生、不能自禁

者乎、假令身致絕大勳業、聲名震於四海、其不始基于克己者、必致後害、往往流大毒于國中、所得不償所失、如斬伐萌蘖、以聚薪材、決乾源泉、以捕魚鼈、非無所獲、如後之不繼何、故君子爲學、爲政、至誠以之、唯道之從、所以事天也、人自孩童至老耄、未嘗易其耳目、至於心思、奚獨不然、孝弟愛敬之心、所以開物成務、存乎孩童、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猶其耳目從人呼聲而左右也、猶苦味入其口、湯火觸其體、而俄然號泣也、是之謂良知、良知者、根於先天、長乎後天、即是本體所在、人有此良知、而未嘗認知者、無他焉、無好善擴充之功、故晦澁蔽鋼、而不通也、人之欲得良材者、擇苗于未長之候、及爲大木、則屢爲風雨飄激、以失其固有之性、人亦如是也、良知發見、尤著于孩童、良知而能保之、大人之能事畢矣、孟子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言保純一無僞之心而擴充之、通達萬變而不變其心也、君子爲學爲政、必資良知之明、間有由思

慮而得之者、亦莫非良知之用、決非閑思雜慮、徒驚聞見之所致也、思有精粗、其惘然獨覺、而不昧者、心之官也、是出乎本體之精、其倏忽往來無根者、思之變也、是發乎想念之粗、粗者不足道也、精者研討問難、以皈至一、未嘗有害于本體、反致神清體胖、往往有立談散步之間、而憬然自得者焉、洪範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先儒以之配造化、謂貌澤屬水、言揚屬火、視散屬木、聽收屬金、思通屬土、人之一精一氣、而爲貌言精氣漸盛、而爲視聽、即是造化之一濕一燥、而爲水火、濕燥漸極、而爲木金也、思兼精氣、主乎一身、即土之旺于四時也、作如發作之作、謂其自然發見、即天良之用也、此五者、爲人事之要、而思總之、以爲作聖之基、與周公所謂惟狂能念作聖之言、正相發、思之不可忽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六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之學其於日用常行之間各致其思如此也思與學相須而進至於不思而得乃爲極致故孔子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者爲其無得于已也殆者爲其師心自用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是爲急于思索忽于稽古者發非謂學不要思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極深研幾必由思致之而不可強也管子又曰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言能節其思然後自然有所理會也是皆要思者也及其爲聖爲神則又有思索所不及者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之感應也子思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客中道聖人也不勉而中仁也不思而得智也從容中道勇也兼此三者聖人之誠不要

七  
力者也若夫不知本體所在執後來見聞所及習染所化以論道之販趨者是猶不播種而欲得苗也雖理析毫毛辨屈万人又何裨益天下之有一片精神散於万物欲以勝人爲名其不致下漫衍自肆無所底止禽心獸行以相殄滅者幾希矣可不畏哉人之於道非言之難也知之難也非知之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熟之難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故君子之學進修有序登高自卑猶夫登山者拾級漸進不可踰越而登愈高四望愈豁然其廣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志者一意奮進以求其成之謂也立者確然堅守不爲外物所侵奪也不惑者見道之明而無所疑惑也知天命者知已分

之有定、而無一毫希世之念也、耳順者、人言入耳、而其理即通、不  
要致思、蓋於天下之言、有知其情偽、無不洞達、所謂不思而得也、  
不踰矩者、言心之所發、中正無違、所謂不勉而中也、此言道德長  
進之序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可欲者、  
資質純粹、契乎人心也、有諸己者、固守不失也、充實者、無一事虛  
假、雖隱微之間、莫不純一也、有光輝者、德業形見於外也、化則大  
者、泯于無形、無矜持、無造作也、不可知則化之至妙、他人不能測  
識也、六者主善、人皆具有此善、雖至聖神、亦不外乎善、可以見善  
之無窮矣、是與孔子之言相發、即學而至焉者也、而生知者、亦不  
是過矣、夫德長進有序、至死無息、故雖達聖神之域者、不敢以聖  
神自居、如孔子謂堯舜猶病、且有禱久之言、歎逝水不舍晝夜、是  
也、聖人一心仰觀俯察、莫非吾師、譬諸事君者、爵位愈進、其任愈

重、安得有鄙夫畏失、徒固其位之態哉、故君子之學、積力習熟、日  
進高明、下學上達、無有二致、修爲之功、終身不怠、即自得之妙之  
所在、其善用功者、即本體之所以安固、未有怠於修爲、而有自得  
之樂者、故聖人常言用功、而不言本體也、舍用功而求本體、曰道  
在於此、是妄見耳、未足知道也、夫道備於人心、而聖人盡其心之  
量、與道爲一、視天下万物、無一非我之任、故成己成物之心、未嘗  
一息間斷、是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要自固有良心、擴而充之、良  
心、即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者、是已、仁義禮智、根於心、猶穀種在  
田、苟培養之、則自然長遂、能成其爲穀、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  
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  
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惻隱羞惡、率由逆  
其理而見、如事親從兄、則爲順出者、至于過宗廟朝廷、及見人歛

襟端坐、竦然起敬亦然、而妍醜美惡之事、則兼順逆並有之焉、要之、發于卒忽之間、無所安排矯飾而然、非固有而何、故仁義之存乎人、雖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愚夫愚婦皆具仁義之心、而不自知、所以終于愚夫愚婦、如優童悲歌、聞者爲之掩淚、而優童曾不之省也、苟以直養而無害、如保嬰兒者、待其自然、長育孩笑、飲食行走、一心收攝體驗、夙夜匪懈、習熟之務、則真樂生於內、和氣薰人、人之信從者漸衆、內外交感、其德日進、如自志學至不踰矩、自善信至聖神、固不容疑也、唯其質性不齊、故其德之所成就、不能無大小輕重之異、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已、夫道也者、人人所有、而人不能盡、則視聖人爲大、人人可至、而人不能進、則視聖人爲高、蓋由其力量不同、猶鳥獲舉千鈞之鼎、而常人不能舉乎、然洒掃應對、乃有精義入神之用、中和之致、可以位天地、贊化育、固非如鼎之難舉也、人生必有知、必有聞見、雖愚夫

愚婦皆然、是積德之基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人隨其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忠信篤敬、弗熟弗措、則必有日新之效、雖至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莫非造端于此、譬如培養樹木、根本深厚、則枝葉自然長遂、其德之觸類而長、有不自知者焉、苟無其根也、安得逐年長育乎、管子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其言不可改已、奚不曰千年之計、莫如樹德、一樹千獲者、德也、夫人之有惡、皆逆性者也、而其易發作也、有如火之燎原、非早爲之防、則其禍立至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自有恒者觀之、其可畏惡、奚翅豺狼蛇蝎、而其動如彼、其甚也、則其於善之循性保身者乎、又何疑焉、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未易企及已、然其理固有不可誣者焉、凡人爲惡之初、其心不忍也、至二至

三、然後忍矣、然後樂之、而其心死矣、至于行善、何獨不然、今有人待我以橫逆者、吾心怒如火、鬱勃熾烈、而一念自反、知其有不是之事、則爭氣渙然冰消、人亦服其謙虛、用心如此、何患其德之不進哉、慎此以往、存于習熟、初忍於色、終忍於心、粗之舍客氣、精之舍功名、皆由習熟致之也、習之未熟、其心未能安於道、而欲遽施諸他人、譬諸猿猴學人荷菓、以行于市、其不致困憊顛躓為人捕獲者鮮矣、故聖人之道、本諸自反內省、常知稟氣之偏、而克治之、處事接物、尤慎近者小者、知而安焉者、謹而行之、聞而信焉者、必固執之、知行相顧、務使習熟、以達高明、譬猶兒童一身健全、耳目聰明、不假藥餌、而日益長育、思一毫或有虛偽怠忽、猶湯火微傷、施禍全身也、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貫、矜持也、敬也、此言一行之虧、忽傷全体、一念之懈、盡廢前功也、不甚可畏乎哉、

天道無知、而無不知、人心有知、而無知、天道無爲、而無不爲、人心有爲、而不爲、天道本備于人心、而人自違之、智謀營爲、百端騷擾、卒致雲散霧消、無一事可觀、終于一空殼、不能如太虛光明靈活、万古一日、唯聖人則天、至誠無息、舉斯身莫非天、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合一、肉體於天粗末之極也、而尙且未嘗皈于泯滅、況於精神虛靈與天無間者乎、學者行道、必俟積累習熟、漸進于此、要在保其本體、擴而充之、譬猶草芽得肥糞而繁茂也、子思論天道、皈諸至誠無息、以爲聖人之極致、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誠明合爲一、誠即明也、性即誠之寔體、是堯舜之性之也、自明誠者、誠明分爲二、由明至誠也、教爲復其實體者是湯武之反之也、其次繼之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者、全體皆誠、是爲天道、其次謂大賢以下、是爲人道、致者、擴充之、以

造其極也、曲偏也、謂全體之一分、如惻隱羞惡是也、言就其一分之發、悉推之、以貫全體也、非止就其發見一處、而推致之也、有誠者、謂全體之善也、形者積于中、而發乎外、著則又加顯、如見而盎背、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如令聞廣譽施於身、動者動之、革心遷善、如信於友、悅於親、變者、物從而變、言改其舊染之俗也、化則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嘗無痕迹可尋、賢者致曲之效至此、則與聖神無異、豈非積累習熟之謂乎、孟子又曰、万物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万物備於我、謂物理不外乎性、人心之所以與道一也、反觀唯有實理、渾身莫非義理之流行、仰不愧、俯不怍、隨在優悠、不見逆境、非聖人之自得乎、強恕而行、必要已所不欲、無加諸人、如責他人之忠孝、先盡自己之忠孝、非學者之用功乎、強恕即致曲、自強恕而進于誠、必有其序、要之不可他求者也、或曰、万物備於我、謂富貴爵祿、皆皈我有、未嘗

有欠缺、言道在我、故視物輕也、視物之輕、由道在我、是物爲道囿、所以物獲其所也、是爲一說、然亦屬無妨矣、荀子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佞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是與思孟之言、彼此相發、然以誠養心者、是誠與心爲二、不知誠爲心之本體也、變化代興、亦以事業言、與思孟異撰、蓋欲合思孟爲一、駕而上之者也、荀子一生學問、自禮義起見、以性爲惡、故其言如此、不如仲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言、尤得其理、然荀子本非性惡之人、其立意、要在着實踐履、即其所以養心、則亦莫非孔子之意也、庖丁之解牛也、三年之後、不見全牛、十九年之後、刀又若新發、削、紀昌之視虱也、數月之間、始浸大焉、三年之後、若車輪焉、習之熟也、雖技藝、有若是者焉、穀粒過熟者、及成、少滋養、以其氣分之異也、道之存乎人、習熟之效、無有限極、豈有物之

可擬者哉。孟子論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曰：難言也。是集義所生者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集義猶言積善也。義為誠之用，積累凝聚，以生斯氣，是正氣由誠之不息而行也。非由一二事合義，而直掩取之也。或曰：集字，從佳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心之安也。亦通。有事者，以集義為事，從事于此之外，無復他念也。正，豫期也。豫期有功，其志不異，每每失之於切迫，如欲草木之速長而不察其自然之生息，是為忘助之根。一有期效之心，非忘即助，忘則中輟，不則則作為而助，助之害，甚于忘。立意奮前，一遇挫折，忽致萎蕪，猶養草木者，閱其不長，過施肥糞，又從而掘之，故戒人常常集義，而間加警省，不著意，亦不放下也。夫正氣充塞，無所虧欠，非聖神之事，而何必以集義致之，豈非積力習熟之謂乎。孟子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

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也。以道者，循序不躐等也。居之安者，自居此理，以為己有，猶人有室屋之安也。資之深者，藉此理以自蓄，猶資用滿足，而無空乏之患也。左右指身之兩旁，言其近也。逢其原，謂道不與我相離，蓋事感于外，理應於內，所謂一貫也。左右，謂理之各異，其原則一本也。此皆在自得之中，非自得之驗，即浩氣之所以流行，而其致自得者，不外于習熟，即集義之謂也。集義深造，譬諸立言，文字漸熟，義理漸精，然後運筆布置，自然巧妙也。譬諸立功，必積一勞策一勳，衆服其有為，然後大業可企圖也。則知立德之與立言立功，無有二致，而其易失易敗者，莫如德。一時怠忽之念，能破十年存養之業，追悔無及。故君子為學，以至誠為極致，以直養而無害，使身常在快活無事之域，恐其好智之致蕩與鑿，是非無皈，正邪顛倒，未有忽于本體，而競於事功也。未有舍方寸之放散，而馳騫六合



之外也、道在近而求諸遠、其不暇埋沒者鮮矣、人之求遺金者、金橫目前、而不能見、奔走道路、披草撈沉、求之之心急、而目為之眩也、不亦可愍乎、且夫知者、所以達道、能達道者、其心即道也、而忘於道矣、是所謂自得也、自得者、猶懷黃金飽大年、而行也、故君子不貴於用智、誠之為貴、

道之在人、也不分、聖愚、特人自違之耳、其在事也、無論卑近與高遠、特人目之、以為高遠、卑近耳、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曾無聲色接於耳目、而父子曰親、君臣曰義、夫婦曰別、長幼曰序、朋友曰信、不可斯須離也、子思之論性道教、以道為之綱要、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蓋從世之名稱、而實之、使不誤認也、性主理、而不離于氣、道專于理、教裁于氣、蓋性為渾淪至善之物、而其中具方理、自然分派流行者道也、道有厚薄輕重之序、而人之氣稟清濁不一、動致有過不及、故聖人修飾其道、以矯正之、

所謂教也、以中和言之、性為中、道為和、教為致中和、言道而不根性、則失乎卑近、不足以為道也、言性而不由教、則失乎高遠、不足以為性也、聖人之道、出于天命之自然、至誠純一、於穆不已、行乎人倫日用之間、雖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亦未能盡焉、存乎耳目四肢之上、雖一視聽一進退、必有其則、不容差錯、而雖天地亦未能遺焉、自知道者觀之、其愈卑者、所以愈高、愈顯者、所以愈微、蓋無上下精粗、一以貫之、唯其流行有序、秩然不紊、即是陰陽之迭運、而百物之萌生也、天下唯有此道、何思何慮、君子常則天行之健、一心誠敬、自強不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母論時處見善即行、隨念隨力、不容一毫人偽、積累習熟之力、不為利害得喪變其志、乃其所以為利為得也、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善之家、如忠臣孝子、積不善之家、如亂臣賊子、餘慶餘殃、謂慶殃及後嗣、言其身或有無慶殃者、而子孫則

必有之、善惡之報、不可認也、善惡發乎己心、慶殃施于子孫、君子不言慶殃、而專論其心之善惡、所以事天、其實不外乎成己也、子思曰、天之生物、必由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篤厚也、厚加也、栽傾屬人、培覆屬天、培非恩之、覆非害之、唯因其材質、而異其所加、非天有心也、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福不擇家、禍不求人、言行道則福、違道則禍、是為禍福由己起、理之不可辭者也、間有不然者、要非吾之致也、則又無利害得喪可言也、抑天道體正、是氣之元、故福善禍淫、而氣數好變、乃天之分、故虧盈益損也、數之勝道、有善而禍者、有淫而福者、故人之溫柔自處、所以制數、然天道與善、是主宰所在、君子唯視其瞬息如是、萬古如是、無不皈于齊一之地、進退存亡、唯善之從、毫無怠慢之心、張子厚所謂義命合一、存乎理者、君子以是自處、故虛遜接物、不敢有

其善自負、理直者、所以盡其道、固非以制數、而其視不義富貴、有類燕巢于幕上、魚遊于釜中、苟非吾致之者、雖窮餓死、吾不與焉、蜻蛉轉丸、以藏身、孰若蟬之稿、蛛蜘蛛垂絲、以求食、孰若蠶之烹、君子高尙其行、所以保全其德、非由殃慶而為懲勸、况於一時富貴乎、知生死之於我、無有得喪、故天壽不貳、存順沒寧、如斯而已、孜孜為善、心行一致、俯仰無所愧怍、則能與天地參、万物皆皈於我、其樂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而人亦化於善矣、要自慎獨始、必誠其意、不敢自欺也、其又何高遠難企及之有、夫人之知天地万物者、心也、不知天地万物之所以然者、亦心也、其知感覺思想者、心也、其不知感覺思想之所以然者、亦心也、知者自能知之、不知者、問之父母、亦不知也、問之師友、亦不知也、問之鬼神、亦不知也、今欲知其不知者、將何以知之、有斯身故有斯心、有斯心、故有万物、身心万物、相須而生、不可斯須離也、深察斯身之所以

由來、則是氣之凝而成焉者也。氣之本體、虛明而生生、太中而周流、所以靈知自然長進、而條理秩然不紊也。豈非道乎？夫唯虛明、故人心皆愛清好美、如山水風月、金石花草、其清且美者、雖孩童皆賞之、至死不衰、塵垢糞土、則反之、是無他、與我之本體、相觸發而然也。夫唯太中、故氣之太過不及、則心不能安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森乎其不可禦也、甚則感生之不如死、其視人之惡、猶豕負泥、甚則不欲與戴天也、而其心之所信而安者、發于情感、長于思慮、久而益發暢、處之勇健無比、無復一物能沮我者、雖王侯之威、不能易之也、雖斧鉞之誅、不能奪之也、其視人之有善、不啻芻豢可悅、甚則欲盡死力而救之、可見道在禍福榮辱死生之外、由人人自成其為人之誠而行、未可與彼耳目鼻口之好、發于氣習物欲、可節而不可縱者、同日而論也。孟子嘗論大人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夫耳司聽、目司視、皆以形用、而不能思其視聽之理、故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則耳目亦為頑然一物、不能保其體、終使外物引耳而聽、引目而視也、立謂有所自主、蓋在聲色未交及方交之時、保其中體、定靜純一、則天理自然發見不己、所以能為一身之主、使耳目從吾之令、而應接之際、無不得其理也、非大人之事、而何？荀子曰：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其言不可易已、而又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湛讀為沉、泥滓也、泥滓在下、猶之性惡之說耳、蓋觀太虛之光明、雖遇風雨晦冥、未嘗有虧損其本體乎、知道者、精明在身、志氣如神、能與天地同流、未嘗有外物為

我之累也。董子曰：万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蓋意者，體之隱微者也；德者用之正當者也；道者通體用而不息者也。是本與天地陰陽交雜為一，故能參天地，為萬化之根也。總之一心而已。一心純粹，則万物各獲其所，不唯為万物之靈也。是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而保其德。一或有違，則天地易位，百態交作，其機可畏也。蓋人心虛而動，猶火藉物為體，不在理義，則在物欲。不日進，則日退；未有不在此理義，而不在物欲者也。未有不日進而日退者也。在物欲而日退，安得與天地太中之德？生生不已者，相似乎？故君子敬勝怠，義勝欲，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使道義為主，而血氣退聽，則獨處不容自欺，而人亦起敬，不能欺焉。猶繩墨斯陳，而曲直不可欺也。易傳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

非此之謂乎？

體仁第五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猶出也。万物自無出有，天覆於上，地載于下，無復一物超乎天地者。故人指天地曰：万物之父母。言其生生變化，而一氣流貫無間也。不有万物，無以知天地。見万物同類保合親附，父子相育，朋友相愛，則天之好生，固不容疑，而万物莫靈於人。人莫盛於聖人，故人為万物之長，聖人為人之長。天地好生之德，粹然其完具也。是之謂仁。昔者天祖奉天命，治天下，勳止云為，無一非天，乃勅天孫曰：安之。平之。所謂安之者，使萬民各得其所也。平之者，使一民無不得其所也。豈非深得天地好生之心者乎？萬世為政者，不可一日或忽也。漢土先王達天人之說者，如堯舜禹，皆有見於此。故其傳授之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受命為君，非公平安輯，則忽致亡滅也。其垂

戒不亦嚴乎。至孔子折衷于羣聖，立教以爲人受天地之德以生，是仁之本也。君子之道，一仁而已矣。苟反求諸己，誠明純粹，不容一毫虛僞，則可以庶幾焉。抑仁字从人从二，言人我相保也。蓋人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相保相養，不可須臾或離。譬諸魚之游於水，獸之走於山，故人道不得害他人以利一己。雖衆壓寡，尙且不可，况強凌弱乎。孔子深虞此弊，故特揭仁字，使天下後世爲學爲政者，一出於仁。夫仁賦於人心，一團生意，與天地万物一體周流，故人能養而無害，擴而充之，則其精神貫通，不謀而同，如頭痒而手搔，望遠而足行，非手足爲頭目之役，而自然如此也。人情疎者責之，親者恕之，彼此相投，如膠漆無間，則雖有形迹涉無禮者，亦曠然如遺，而其不忍相棄者，依然也。况於聖人至誠接人，不見人我者乎。是人我之所以安于無事也。學者講仁，須自內省克己始。一心和平，則天下無事，唯仁之行，猶體之着衣，足之着履，則雖在飢寒困辱之境，莫不快活安穩。而人々皆化於善矣。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是之謂也。或曰：仁是人之繁文，猶文作策，蓋惻隱之心，慈愛之德，出於人情之自然，人之所以爲人也。是亦相保之義云爾。人之所以爲人者，唯有惻隱慈愛，未嘗外乎相保之仁。而仁也者，未可輒致也。中人以下，氣質清濁不齊，物欲交蔽，仁之與不仁，有不易明辨者。失之毫釐，錯以千里。故孔子博文好學，以防其弊。學問思辨，先於篤行。且設義禮勇智恭寬信敏敬等目，使人斟酌折衷，不偏於一，以全其天德。如下其答門人問仁，各不相同，要皆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則能知一身之不肖，多未能盡者，故不容自欺自逸，而亦能知無天下皆非之理，故不見人之過，愈反求，愈覺其多過失，而人皆有可取者。蓋粗之知，辭氣之過，精之知，心思之過，益精之知，其意必固我之過。然後能立中庸平正之地，莫不從容快活，譬猶親戚

履，則雖在飢寒困辱之境，莫不快活安穩。而人々皆化於善矣。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是之謂也。或曰：仁是人之繁文，猶文作策，蓋惻隱之心，慈愛之德，出於人情之自然，人之所以爲人也。是亦相保之義云爾。人之所以爲人者，唯有惻隱慈愛，未嘗外乎相保之仁。而仁也者，未可輒致也。中人以下，氣質清濁不齊，物欲交蔽，仁之與不仁，有不易明辨者。失之毫釐，錯以千里。故孔子博文好學，以防其弊。學問思辨，先於篤行。且設義禮勇智恭寬信敏敬等目，使人斟酌折衷，不偏於一，以全其天德。如下其答門人問仁，各不相同，要皆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則能知一身之不肖，多未能盡者，故不容自欺自逸，而亦能知無天下皆非之理，故不見人之過，愈反求，愈覺其多過失，而人皆有可取者。蓋粗之知，辭氣之過，精之知，心思之過，益精之知，其意必固我之過。然後能立中庸平正之地，莫不從容快活，譬猶親戚

相遇於他鄉，初不相識，視其舉止粗率，心竊輕賤之，會人告其為族人，既而歎然相從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己之難知也，其由是與。因人之善，認己之惡，因人之惡，照己之善，則亦何難知之有。顧人之好勝也，不欲言己之不肖也，其易自負也，視醜猶美也。昔人有善甚者，常誇其勝，人評其難保，全勝應曰：若我敗局，必有贏者誇之，豈待我言乎。有嗜書者，自謂前無古人，過市見貼金紙上描蘭，則已筆跡也，問其價，則三千錢，心竊喜，戲買之，曰：何貪也。五百錢可也，舖主不肯，曰：君不知也，此箔金質精良，微此一根蘭，塗抹其價，豈下五千錢哉。人之病患，大抵如此，難哉，能知其身之不肖也。孔子每每為門人言仁，莫非由其病而藥之，及答顏淵之問，其義全備，其於為學，無復遺蘊，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說者曰：克己，克去己私也，或曰：善修己躬也。善修己躬者，以忠信為主，固非虛飾所致。

則與克去己私者，不相悖矣。己私之最大者為貪，是生於順境，精神外馳，而不自知也。苟不如意，則怒且迷，爭奪昏墊，故貪者仁之反，所以私其身，而亦所以殺其身也。故貪財死財，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食死食，貪聲死聲，貪基死基，貪鬪死鬪，貪遊死遊，貪權死權，貪位死位，貪計死計，貪怪死怪，貪智死智，財色酒食數者，人之所不能無，亦所不可無者也。而貪則死，賢愚莫不一轍。越人有夢拾遺簪者，值人來履而隱之，因溺以俟其過，既而將收拾之，忽醒則金無有，而尿流離云。世人貪物，為之死，而不自知，奚翅尿流離哉。猩猩獸之嗜酒者也，有人欲捕之，設酒陳大小飲器，織草為履，勾連相屬，猩猩知其誘已也，歷數其人姓名，及其父兄，而罵之，已而告其朋，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遂大嚼而醉，羣相睨嬉笑，取履着之，人追之，相踏襲而就縛，無一免者云。貪為之也，人之死貪，大概類此，不亦

悲乎、克者、如遇強敵、奮擊而克之也、禮為人事之儀則、聖人率人性裁之、使人遵行無違、以適性情、一有失錯垂違、即害本體、故人苟去其私欲、則可以復禮、其心與道會、道心流行無滯、物我安然相保、非仁而何、及顏淵問克己之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欲在一念默運之時、察知其非、而截然禁止也、不待其既發、而後制之也、夫已私者、為無形之寇、藏於杳冥之間、而發於卒忽之際、兇猛慄悍、誘惑劫奪、勢如烈火焚原、非奮擊以克之、則彼將窺吾之釁、以肆其毒噬、奮擊者勇也、勇為斷惡之利刃、亦為守道之鎮壁、不能勇斷而守之、則雖有知不為用、又何仁之有、故君子用力於幽獨之地、不許一毫有惡於志、視聽言動、唯禮之從、所以自安其身、亦所以安民、是與易所謂閑邪存誠者同義、相發、閑邪其猶戰之初、收捕敵貨、及阻遏關門、以禁其出入乎、存誠、猶舉國同仇、樂戰、無有怨言、敵人在我疆內者、亦信我保其財產、而帖然不變

也、自非剛毅果斷者、未有能遏亂略者焉、管子曰、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是攻敵之法耳、至乎攻己之惡、則必自其堅者始、而本體斯蘇、未嘗憂乎輒也、一日猶曰、一旦言其奮然作興也、天下皈仁、言天下之人、皆在我仁之內、蓋以民之憂樂、為己之憂樂也、或曰、天下皆稱其仁也、人之本心、即天地之德、生生不息、周流無滯、故此感彼應、沛然如水之就下、不可得而禦、蓋理無二致、故也、合二說、益見物我無間、內外合一、是仁之用、所以成己成物也、君子為學為治、豈有大於是者哉、祖宗之訓、孔子之教、東西合符、前後同揆、斯其至矣、願孔子之言、不行於西土、而其道獨存乎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愛敬自然、忠厚相保、自古及今、無復漢唐以下殘忍酷毒之風、國少孝子忠臣循吏獨行之人、以其舉世善良也、豈非仁之存乎國人之心中、庸平直、經久不變、而人之弘道、不必在言語文字之末乎、老

聃所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者、其言雖過乎激、然亦重本之意、要爲衰世而發耳、如舜之孝、生於瞽瞍之不慈、龍逢比干之忠、由於桀紂之暴戾、其爲不幸、孰大焉、涸澤之魚、相吻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于江湖也、我邦亦非無一二孝義之行、散見于史策者、率出于氣數之變、故至誠相保、至死不悔、見不仁者、挺身排之、不使其惡加乎己身、是其所以卓越海外也、夫仁雖存乎人、本出於天、非我之所能私、故古之君子、有遇外來之禍、殺身以成其仁者、要之皆出安平之意、而能全其好生之德也、好生之德明於我、與天地合爲一、無復軀壳間隔、故從容就死、猶飯生家、視彼罔之而生、逐物局促者、與蜉蝣浮遊于冀中、無異、是之謂不死、蓋其道常存、不爲身死而亡也、如衆人好生之德在我、亦以必死臨之、能還未生之前、然後方始呈露焉、好生之德備于人、莫不與同軌、活潑流行、猶大水緜漫、魚鼈繁滋、而人之修德、有類習水、習

水者、必先定其膽氣、倒頭沒水、乃無撞胸腹、絕呼吸之患、然後可以游泳自在也、如身立至難之境、心絕幸生之念、則覺精神明快、通暢、無復一物遮蔽、浩然正氣、與天地無間矣、盲雨終夕、鷄鳴不已、積雪埋山、義狗冒險、君子豈爲逆境、移易其心哉、万物易得者、易失、成遲者、堪久、如稻粒及蠶子、沒大寒之水者、至春發育大壯、君子知道之不死、乃其身之所以不死、故雖處患難困辱、而不少消阻也、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誠如是也、天地好生之德重、而一身死生之念輕、不肯斯須使其身安於所不安、是生民之所以並育也、國家之所以鞏固也、仁義禮智、出於天德之固有、而成乎人力之修爲者也、君子爲治之效、莫大於是、學者修德之效、亦莫大於是、孔子曰、仁遠矣哉、吾欲仁、斯仁至焉、言有欲仁之心、則仁從之而至也、是與所謂爲仁由己者、正相發、言成仁不須他求也、有若曰、孝弟也者、其仁之本



歟、言仁之本、在孝弟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發、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端本也、如下造端於夫婦之端也、凡字以人言、皆字以四端言、充滿也、言無動無靜、從事于此、由一事推之、事事以滿其本量也、蓋四端在我、如星星之火、涓涓之水、而能充之、其量廣大、可以與天地為一、而億兆仰其保持、若不能充之、則終于一動物、雖至親不能養之、是見仁義之甚大、而性善之不足恃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良知良能、就本體流露而言、非人力所預也、仁義不止於親親敬長、然推親親敬兄之心、達之天下、無所不至、則所謂仁義也、達者擴充之謂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

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達者、由此及彼也、推所不忍、以達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所為、雖所忍、亦不忍、雖所為、亦不為也、是故仁義禮智、為成德之名、非以用功言者、以用功言者、孝弟忠信是已、孝弟忠信、本於天、存乎人、而自然順出、猶泉之流、而響聞于外、火之然、而煙見乎上、聖人從而修之、使人學問習熟、以達仁義禮智之域、故孝弟忠信也者、求仁義禮智之方也、故如孝子忠臣、則雖不學者、或可能焉、如仁者智者、及禮義之士、則率非不學者之所能也、孔子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可以見矣、雖然、出於天德之固有、而成於人力之修為、故謂天德非仁義禮智、固不可、而修為、亦莫非仁義禮智、要之孝弟忠信、必與仁義禮智配、不偏於一、然後無弊、是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仁義禮智四者、要其所販、則亦不外乎仁、蓋仁者、生意也、天地唯有此生意、

保合親密無間、如父子夫婦君臣朋友皆然、故仁之於人心、辟諸木之有核、而根幹枝葉花實、皆藏於其中、人而無生意、則其心死滅、猶核之遇斷、破蛙傷、而義禮智無所存、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可以見矣、如孟子子對說仁義、要爲矯時弊而發、及其措之事業、則曰仁政、曰仁心、未必配義而言也、蓋聖人之道、在使物各獲其所、所以貴乎仁、彼衆庶男女、皆有趨利避害之心、終歲勤力、斃而後止者、莫非欲獲其所、故君子處世、不伎不求、本孝弟主忠信、動心忍性、強恕而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以善養人、欲人皈善、而不以吾所不服者、強之於人、犯而不校、讓以行善、視人之不善、莫非己之不善、不怨人之不信於己、悲己之不能自誠其身、憇小人之敗亡、而不懷忻喜之念、視橫逆猶親朋、知橫逆之與親朋、其間不容一髮、而今日好財色之心、明日或變爲好善賢之心也、是

之謂以直報怨、直者公正無私之謂也、人之橫逆、宜反諸己、不懷私怨、以養與善之心、是豈以德報怨云乎、譬諸仁人用兵、要在下決紛爭、達和好、故不言彼此曲直、不聽外人居中講解、敵之重器、在我疆內者、皆謹保之、有吉凶大事、乃慶吊之、敵君薨、乃發哀、及復和、亦不得辨前日是非、彼此一切事物、未經要言者、仍舊不變、若平世收捕他邦犯禁之物、後與其戰、必還附焉、不敢以敵貨視之也、用兵如此、安患人之不服哉、君子耻人之不服己、以爲是吾之不仁也、見人之欲殺己、則欲其遷善之心益切、而及力之能制人也、決不殺人也、不及爲人所殺也、雖在戰陣、且然、況於其他乎、推是心也、果能利濟斯民乎、雖行如禽獸、可也、安須彼聖智乎、安須彼禮義乎、安須彼君臣上下之辨乎、願天下無有如此之理也、生民之初、往往男女無別、父子相鬪、猿猴狃狃、弱肉強食、蓋不得遂其生者多矣、是非天之本然也、勢之使然也、有聖

人起、制父子夫婦之道、教以孝弟仁義、一家由之安寧、一國由之鞏固、然後人始知孝弟仁義、為人生必需之具、不可一日或忽、即是本然所在、能適萬古之人心、不可變易、磨滅、譬諸琥珀引塵、無時無處皆然、而不然者、不可以為人、也。天道神明、日新不息、必取純粹、故天下之物、能保其性、精明純一者、常占首位、以為其類之標準、如草木無有朽蠹、然後能成其用、木之合抱者、而有尺寸之朽、未嘗害其為有用、而寸朽則寸朽、尺朽則尺朽、不得謂之朽、所以仁義之德、孝弟之行、常為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國家尊榮億兆輯睦、苟反是道、有一毫虛偽間雜、則獲罪于天、馴致衆畔親離、不可收拾、可不畏哉、虛偽一念、怠忽偷惰、使人精神蕩散、無所皈着、是万惡之源也、而在無事守成之人、尤為深患、其猶嬰兒之病、生於甚飽之日乎、世人一朝有患、狼狽惶惑失錯、莫非前日怠惰所致、故君子不以閑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也、假令斯心類

然自廢、肆然縱欲乎、是自就死地也、是擠民於塗炭也、聖人深達天人之理、以為大逆死罪、在乎獨知之處、一念混汚濁之氣、則反天意、非所以求仁也、其治國也、曰政者正也、吾帥以正、孰敢不正、吾身不正、如正人、何其心一於善、言行純粹、不耻屋漏、利害得失、與衆共之、去不仁是為仁也、去不善是為善也、賞一人罰一夫、不敢懷纖毫愛憎之念、以保民之安寧、其教人也、使其万善並行、以至誠、必飯其心之所安而止、故曰禮曰義曰勇曰智、皆所以行仁也、苟外乎仁、則不得謂之禮義勇智也、夫仁之用、其大如此、而其端莫先於孝弟、孝弟於人、譬猶天一生水、其万化而終不可違、猶水之遇烈火為氣、嚴寒為冰、而未嘗失潤下之性也、自孝弟施及万物、各有其序、整然不紊、蓋万物一體而異用、天之與父母、實為万物生化之源、而父子之切於祖孫、厚於他人者、是天之常經、人之大節、而仁之所在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言凡天

人起、制父子夫婦之道、教以孝弟仁義、一家由之安寧、一國由之鞏固、然後人始知孝弟仁義、為人生必需之具、不可一日或忽、即是本然所在、能適萬古之人心、不可變易磨滅、譬諸琥珀引塵、無時無處皆然、而不然者、不可以為人、也。天道神明、日新不息、必皈純粹、故天下之物、能保其性、精明純一者、常占首位、以為其類之標準、如草木無有朽蠹、然後能成其用、木之合抱者、而有尺寸之朽、未嘗害其為有用、而寸朽則寸朽、尺朽則尺朽、不得謂之朽、所以仁義之德、孝弟之行、常為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國家尊榮億兆輯睦、苟反是道、有一毫虛偽間雜、則獲罪于天、馴致衆畔親離、不可收拾、可不畏哉、虛偽一念、怠忽偷惰、使人精神蕩散、無所皈依、是萬惡之源也、而在無事守成之人、尤為深患、其猶嬰兒之病、生於甚飽之日乎、世人一朝有患、狼狽惶惑、失錯、莫非前日怠惰所致、故君子不以閑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也、假令斯心頗

然自廢、肆然縱欲乎、是自就死地也、是擠民於塗炭也、聖人深達天人之理、以為大逆死罪、在乎獨知之處、一念混汚濁之氣、則反天意、非所以求仁也、其治國也、曰、政者正也、吾帥以正、孰敢不正、吾身不正、如正人何、其心一於善、言行純粹、不耻屋漏、利害得失、與衆共之、去不仁是為仁也、去不善是為善也、賞一人罰一夫、不敢懷纖毫愛憎之念、以保民之安寧、其教人也、使其萬善並行、一以至誠、必皈其心之所安而止、故曰禮曰義曰勇曰智、皆所以行仁也、苟外乎仁、則不得謂之禮義勇智也、夫仁之用、其大如此、而其端莫先於孝弟、孝弟於人、譬猶天一生水、其万化而終不可違、猶水之遇烈火為氣、嚴寒為冰、而未嘗失潤下之性也、自孝弟施及万物、各有其序、整然不紊、蓋万物一體而異用、天之與父母、實為万物生化之源、而父子之切於祖孫、厚於他人者、是天之常經、人之大節、而仁之所在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言凡天

下之物、非本於父母、則本於根莖、皆為一體而分者、其中自有厚薄、秩然不紊、猶頭腹手足之有輕重、根莖枝葉之有大小、故愛之、亦飯於一、而眷戀之情、自不容已也、又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愛之、則不妄殺、弗仁則有殺、仁之則盡心救恤、弗親則有誅、至于親親、則以恩相保、之死無他、是仁存于義之中也、夫愛無不周者、仁也、分有差等者、義也、有仁無義、非仁、有義無仁、非義、故君子言仁、必有義在、言義、必有仁在、夫道一而已、當其流行、自有輕重厚薄、不容毫髮增損、而本原生生不息、如薤草芟以養禽獸、殺禽獸以饗賓客、舍疎遠以救親戚、非強之也、苟視骨肉如路人、則是斷根決源也、安望其生生與天地相似乎、莊周曰、躡市人之足、則辟以放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是能言人情親疎之分者也、而其下繼之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豈謂其自

然有序、能斷制、能先覺、無所不愛、不要相約乎、殆失之於太快、是其學之所以飯于齊物、何足與言仁義也、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又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夫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事親如事天、所以致敬、事天如事親、所以致愛、愛敬兩得、其身得全、故曰成身、言吾身與天地父母每本為一體、未可謂彼為天地父母、此為吾身、若或有一缺焉、則害其本體、不可以為人、也、樹可伐、獸可殺、而妄伐妄殺者、謂之非孝、為其違天地生物之心也、孔子釣弋、莫非行義、而不網不射、宿所以事天、曲成其仁、豈非孝乎、聖人愛物如此、況於斯民乎、況於父母乎、以德報怨、固非中庸之道、而甘心殺戮、則亦已甚矣、故仁人用兵、雖入敵國、其民不與戰者、不敢欲視之、宗廟社稷、民產名器、皆不敢侵奪、立約息兵、葬死者、保傷者、敵人且然、況於朋友乎、況於至親乎、父母有

過微諫。爲子之道也。即有不從父母者，亦必以道，無害乎仁。孔子曰：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陷不義。故子從父，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夫曰孝曰忠者，總其要而名之，故一言而足也。究其本末輕重，則各有所中。苟拘其名，而不達其所以名，則必有偏于一之患。孝或陷父，忠或賊君，猶夫知生育之爲仁，而不知刑殺之爲仁也。苟審其所從，以慎行之，則雖不從，猶從也。故君子之道，親近及遠，父子兄弟，恩愛相保，然後施及他人。文理秩然不紊，無復偏枯不遂之患。譬

諸手足捍頭目，心腹遇其有急，乃直濟之，至脫爪斷指，而不之顧也。其要求仁而已，求仁所以與物相保也。故曰：聖人之道，在使物獲其所，使物獲其所，其方莫切於自反。內省須克一己之私，以從衆人之所同然者爲。凡物之難而全也，相責則並敗。如漁夫施網于河，而河傍汲水者，罵其揚濁也。如亢旱有雨，驟至，農夫爲之慶，而行旅苦其泥濘也。故欲不可縱，而利不可放也。夫唯與物相保，見過自訟，循序而行，則無損於人，而有益於己。雖不中不遠矣。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其身正而天下服之，是聖人之所以急於孝弟忠信也。夫能事父母，謂之孝。能事兄長，謂之弟。爲人盡心，謂之忠。復言無違，謂之信。已所不欲，無施

於人謂之怨、皆所以自反內省、而全固有之天德也。天下之理無窮也、而求其最正且真者、莫如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德、具於人心、煥修為而成者也。孟子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言人有是仁、然後得為人。人心有是仁、然後得為人心。其本體與天、一包括無窮之理、荷外乎仁、則是非理之理、天人所不容也。故君子之學、莫先於求仁。其為政、亦莫先於求仁。求仁之方、不一而足。舉其最切且實者言之、直是與人相保而已。與人相保者、必要至誠惻怛、無有彼我之間。蓋天地生物之心、充滿宇宙、無有一處空間、無有一息間斷、所以萬物發生不息、若天地而無生物之心、則安得有萬物相尋乎。無窮乎。人與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必具此理、而人最靈、故惻隱慈愛之心、不能自息、自同類、而及異類、次第保合、無不親密。摩頂至踵、有觸即發、如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便是本心之發見也。孟子論仁政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不忍之下、加

乎。人字者、先儒以為、人於同類、尤相親也。然則聖人之用心、亦可知也。昔者佛胥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乃欲往從、是果何說邪。孔子作春秋、正名分、恐孔臣賊子貽害於世也。而今如此、何有於正名。南子者、淫行之婦、舉衛國耻言之。孔子固知之、及見聘、乃往而見之。子路不說、乃矢於天拒之。其亦已甚矣。三家之強僭、非一日也。孔子深惡之、帥師攻其都、似矣。不克、委之而去。何其無策也。嗚呼。是見天下之理之無窮、而其要皈於仁也。其猶陰陽交感、而萬物自然發生乎。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其善者、莫善於與人相保。惡者、莫惡於違人自私。如禮樂刑政、禁民為非、則勿論已。至於道德學術之說、亦必與人相保、與人相保者、無偏無黨、順施汎愛、然後可能焉。無偏無黨、順施汎愛者、仁也。是万理之所以由生也。君子處世、必與人相保、必得中正順適者、固守弗違、習熟之務、有害相保之義、則益致其中、以達其變、所以

貴乎學也、蓋物無不有中、亦無不相保、故致中則公、公則博、博則通、無所阻碍、荀卿曰、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楊雄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不其然乎、子貢嘗以博施濟衆之說爲仁、其志甚大、然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君子之言行、所以不致尤悔、如志存事功之大、其勢有所不能、夫子乃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立者扶植其身也、達者遂成其志也、言仁者、其心純乎天德、視天下人、本與我同體無間、一動念、便相關、無不周遍、是已所欲之中、自有及人之道、不必徧物而愛之也、能近取譬、言以己所欲、比之他人、知其所欲、推以及人、是恕之事、所以去偏私、飯中正、即造乎仁之方也、雖遇一事、接一人、皆可舉行、乃爲著實、若欲俟己之既立、既達、而後立人、達人、則卒無立人、達人之日矣、顏淵嘗有見于夫子之道之大、嘆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謂之神者乎、非道有高堅前後、而時中之難能也、既而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循循有序也、誘引進也、博文、就事物微驗之、約禮、反心身實行之、博則非孤陋寡聞、約則非散漫無皈、是爲自分殊進理、一下學而上達者、乃循循誘人之實也、既竭吾才、言盡下學之功、無復知行可加也、如有所立、卓爾、蓋知其大本立于此、酬酢萬變、非如前日以爲高堅前後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非思勉所反也、是大而未化者乎、孟子嘗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清任和、不如孔子聖之時、由其知之偏、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畝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智者生而知之、照理在前、聖者安而行之、體理在後、而三子之知、蔽于前、故其行不能全于後、孔子則其智周遍、無所不照、以運乎聖、如



射者之巧能運力，所以全于時中之道，是所謂一以貫之者，即博之極也。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智者，人可得而聞，自非真志向道者，未易想像，而聖人發之於日用，莫非與人相保。若夫應佛辟召，見南子墮三都，其意始於與人相保，終乎與人相保，蓋道在濟衆，心急目前，自非濟衆，無以見道，忽乎目前，無以爲心，是孔子之所以可爲而爲，不固不流，不恤人言，與其所謂君子而時中，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及孟子所謂仕止久速聖之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等語，如合符節，蓋其道之大，變變化化，莫不自在，是所謂權也。權者任之用，較其輕重，使之曲當，時宜乃時中之謂也。是雖非聖人，亦用之，然本心之公，泛然難據，不可以氣而致，故孔子教學者，常以執禮爲先，以其有序，可持循也。子路局於材具一偏之見，不知觀人之法，銖稱寸量，嗷嗷聚訟，有類鸛鳩笑大鵬，抑將人心不同如面，言之無隱，是子路之所以不

可及邪？曾子則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尙己，可謂深知孔子者矣。夫佛辟公山之召，而欲往者，以世無不可化之人，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化也。先儒以爲仁且智，固非認言也。見南子，則尤有理。古者大饗，夫人與焉，當衛君饗孔子，南子出接，而孔子何得不見，見之又何害焉。墮三都而不果，蓋君命也。非孔子所得而爲也，則孔子之心事，豈不磊磊落落如日月運行然哉。孔子嘗稱舜爲大智，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厥兩端，用中於民，惡謂有所爲之言，兩端謂衆言不同之極，執者，奉持弗失也。蓋衆所見之善，而有不同，其飯者，吾心中立不倚，翼翼奉持而時出之，豈非時中之謂乎。孟子稱子路喜人告過，禹拜善官，次之以舜，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與人爲善，與人爲善，助人爲善，而不自私也。蓋聖人之所以爲大智者，非不待取於人，而在廣資天下之善，善者爲天下之公，非己之所得而私，故行人之

難行爲人之難爲、未足以盡天下之善、唯取諸人、融人我于善中、不知其孰在人孰在己、使人踴躍爲善、然後能盡天下之善也、豈非與人相保之謂乎、是其所以道理順出无窮也、舜嘗有不知其弟象將殺己之過、是與周公不知其兄管叔將畔己者同、飯、皆出于相保之誠、不容毫髮人僞、故改之、則無損于本體、而天下益服其如日月之食、可以見聖人之道之大也、天下之善、在乎與人相保、然後至善、然後大智矣、無以可尚矣、孔子立教大旨、在乎與人相保、言必稱仁、無他、無仁則根本斷喪、無以爲人、雖有學問知識、適足以遂非長惡、否則偏急固滯、不通人情、安得與人相保、以立於天地間哉、然其所言莫非爲仁之方、而不及仁之義者、諸子知之熟也、至孟子併義而言之、詳其名義、諄諄指示之、要就一理、分別之、以救時弊也、是孟子之所以爲孟子也、虞書有五典五刑之言、洪範有五行五政之說、五行取其便民用、

與夏書六府言水火木金土穀者無異、而後世圖織之說、主張吉凶妖祥、妄之甚也、先儒駁之、當矣、五刑五政、亦一時之制、乃爾、至於五典、則諸儒確執、以爲萬世不易、而其目不可得而考也、據孟子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言、則知自古相傳、皆以是爲五典、而當時之人、不復容疑也、後有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則與五典不同、然仁實爲親、禮實爲別、智實爲序、則其義通一無二也、又有三綱、謂父子綱、君臣綱、夫婦綱、要之聖人立教、使人按其名義、斟酌折衷、以飯太中而已矣、顧後儒之陋也、執一不通、動致違道、沒世由之、不知其非、如漢唐以降、人臣事君、以殺身爲忠、甘心赤族、不辭湯鑊、或遇寇至、輒投水火、或合門投繯、或手刃妻孥、以虞敵辱、其子爲親割股食之、婦拒再醮、斷割耳鼻、是知愛人、而不知愛其身也、其身且不能保、而何能保人哉、是其害仁壞德、不唯吉凶妖祥之說也、凡人見義爲之、未至

氣力全竭，則須下揖禦仇敵，不少挫屈，固其所矣，不幸為虜，亦安可自殺哉？人之殺我，其義或不可逃，而我之自殺，以虞污辱，則感之甚也。暴寇突至，譬諸火災地震，可禦則禦，可避則避，必至不可禦不可避，而後乃死，命也。吾何與焉？豈有自殺之理哉？即自殺，果有何益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知其無能為，尚且防虞之，微服過宋，而從容間暇之實，見于與弟子問答之間，是之謂大勇也。單襄公曰：以義死用，謂之勇，彼死而無益，誰謂之勇乎？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命以氣言，氣有舒促，有生殺，所以人有壽夭，我盡其道，而吉且福者，若有一以致之，然非有所覬覦于天而為之，非我致之，而吾無愧于道，則亦莫非正命，而字見不當死而死也，其處危地，犯刑辟者，自致其禍，是為非命而已。故君子不入危邦，不居亂邦，順受其正，而非命則深虞之也。若夫有可禦之方，而

不禦，有可避之勢，而不避，倨傲激昂，以博一死，是處危地，犯刑辟之類也。豈謂之正命乎？豈謂之盡道乎？歷閱二十二代之史，其孝節傳，載臣子婦人死義之事，率出於好名之心，死無益於君父，不足貴也。曾謂三綱五典之說，而其偏如此乎？唐張巡勤王之志，為虜不屈，可謂壯矣，顧殺愛妾，以食士卒，果何心也？士卒食之，又何不情之甚也？謂之出於愛妾甘心之為，不亦太忍乎？明祖惡常遇春之妻之嫉妬，殖醢其肉，以賜群下，史臣筆之，以為美譚，怪孰甚焉？方孝孺一代俊士，十族八百人，束手受戮，未如合為一旅，蹂躪敵陣，殫盡賊於一擊之下也。設使其事不成而死，亦足以殺賊之虐焰矣。其他諸人所為，率屬徒死，與牛豚無異，適足以長殘忍刻毒之風，養虛懦弱之性，要皆孔子之罪人也。賢者避禍於未萌，決無殺身之事，世或有此事，率其智之不明也。間有人智所不及者，極不多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人

孰不求生、志士仁人皆然、唯害仁則無益乎生、故當死則死、不為苟生也、無者、謂其絕無也、有者、謂其偶有也、以是言之、彼殺身者、非臣子之常道也、明矣、

一貫第六

天地生物之德、粹然備於人心、虛明正大、妙用活潑、普天之下、莫不同軌、是之謂大道、大道無二、故聰明者、知一則知萬、通物我為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言一德全於我、而妙用无窮也、吾道猶曰我心、貫該貫也、非以一貫萬也、以一貫萬者、一自一、萬自萬皆由安排措處、則是為二道矣、聖人一德自然流露、無不該貫、物物妥當、毋精粗本末一齊貫徹、是之謂一貫、故一者在心、心體太極也、貫者在事、事具太極也、一則為體之一、貫則非用之萬、蓋所貫者萬、而所以貫之者一、猶天上一月、映水成萬、方為合內外之道、所謂誠也、曾子釋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為忠、如心為

恕、故自衷發、真實无偽者、忠也、推己心、以及人、已所不欲、不敢施之於人者、恕也、忠為體、恕為用、忠則理一、恕則分殊、合而言之、唯是至誠惻怛之意、應物不違其則也、是借忠恕形一貫、其實忠恕者、所以誠之、乃學者用功之所在、一貫者、不容人偽、乃聖人之自然、故忠恕者、所以進于貫也、而已矣者、既盡而無餘之辭、蓋使門人深思而自得之、猶夫子非子貢之多識、視已、是無他焉、為道之無二、不可他求也、夫道為萬物公有、大之無外、小之無內、如天地之開闢、古今之否泰、如一塵之飛伏、一息之呼吸、無非道之所在、故求之於火日金水、火日金水、皆非道之全體、求之於天地鬼神、天地鬼神、皆非道之全體、舉天下万物、無與之京、而未嘗見其有餘也、雖塵垢糟粕、皆具有之、而未嘗見其不足也、子思所謂語大天下無能載焉、語小天下無能破焉者、言渾淪溥博、無物不在、未有一物在其外載之者也、标之愈有、分之愈全、未有纖毫間隔

于其中者，蓋物可載，可破者，有二故也。道者，包其載者，破者，與其所載者，所破者，皆在其中，莫一非道，所以不可載，不可破也。大爲統會，雖天地聖人，不能全盡，小爲散殊，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與知與能，而其本體具於人者，是爲良心，其不能全盡者，至誠不息之妙也。故天下無心外道理，亦無心外物事。宇宙非大，吾心非小，則雖聖人良心，亦非有加於衆人，唯其本體順出者，與衆人異而已。孟子曰：「万物皆備於我矣。」万物以理言，物莫非理，是人心之所以與道一也。先儒以爲万物之生，同乎一本，所以生一物者，即所以生万物之理，故一物之中，無不有万物之理也。所謂万物皆備者，謂其有理也已矣，不其然乎？夫良知不學而知，良能不學而能，自孩提之童已然，毋須矯飾安排，即是聖人之所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聖人爲聖，不過保其赤子之心也。知爲心之靈，衆人常爲情累，而之所以良者，出於天道之自然，易傳所謂乾以易知者，

也。故君子之學，唯道之從，本諸人生而靜之初，忠恕而行，一切情累，蘊滌無遺，唯有一團未發生之意，是所謂性之德也。而万化之源也。天下之學，豈有尙於此者哉？凡人見孺子入井，乃有往救之心，見鳥獸哀鳴，乃有不忍殺之心，而無復以篡弑盜賊姦淫誦詐爲善美者，即有之，亦唯人類之變，氣習之使然也。故教而之善，未有不從者，是其本體自然之明也。明而無所蔽，則能與天合，無所不通，蓋理之在人，一而不一，隨事而發，其名万殊，如遇父爲孝，遇子爲慈，遇君爲忠，遇臣爲禮，遇兄弟爲序，遇夫婦爲別，遇朋友爲信，遇寇讐爲勇，遇軍虜爲肅，遇宗廟爲敬，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未有忠而不孝者，也，信勇肅敬皆然，是易傳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言天之在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是爲人與天合也。盈天地間，唯有一氣，氣之精明純粹者，道也。道備于人心，至誠無息，活潑周流，是爲仁。

愛禮釀剛毅堅忍忠順正直潔白明敏諸德之根、隨處隨時而發、猶水之隨寒熱而變化、或爲雲霧、或爲雨雪、或爲水塊也、惟人好善忠恕之不至、故致氣脉偏枯、與物間隔、猶下雲霧而不能爲雨雪、雨雪而不能爲水塊、况其妄行無忌者乎、人之修道、必須立志純粹、一毫無違、苟有差錯、輒害全體、譬諸與敵國盟、罷師復和、苟背一規、則是渝盟、其勢不得不納土地金帛、以償之也、妄行無忌、其謂之何、好善不至、譬猶水之濡弱、妄行無忌、譬猶水之橫流、皆爲偏私之病、若夫事親禮容備至、而不知嚴威儼恪之不足安親也、愛子以義方、督責太嚴、而不知其子之陰爲不善、殊甚也、事君不欲面諛、風節自持、而不知其簡傲以致沉滯也、盡誠奉公、恪勤匪懈、而不知其陷奸雄之術中也、立乎廟堂之上、侃侃陳功利、析毫毛、而不知小民呻吟於塗炭之中也、居乎閭閻之下、揚揚非議政法、而不知君相吁食于帷幙之中也、好聘遠客、接之有禮、而不知

外人送致貧乞、以害我之治安也、惡僭僭老夫之多偏執、極口抵排所晉、而不知其真知不言、真勇不競、乃能爲法于天下也、學識貫乎古今、而不知同室老奴、苦其迂僻也、聲名滿于天下、而不知隣家婦婦、毀其鄙吝也、是爲能充其類乎、嘗有一人、多陳滋味、飽食終日、無一物適口、屢責厨人、而怪貧工甘粗糲、殊不知勞者饑者、並易爲食、而輕棄其身者、雖有物美、不能使之美也、又有一人、盛暑苦熱、命僮極力扇之、乃稱其涼爽、曰、汗何之也、一人、大寒擁爐、飲酒汗出、乃訝其溫暖、曰、氣候不順、夫不知汗之集于奴身、則是不知有人也、不知爲酒之所吞、則是不知有已也、是亦已甚矣、其昏迷無厭者、如游蕩之子、爲聲色擲千金、而不知妻孥之迫饑寒也、貪濁之夫、爲貨財抖擻精神、而不知一身之觸刑禍也、人而由是禽獸之不如焉、蓋習之使然也、不可哀乎、聖人一心、莫非天道、視天地間、唯有斯善、往聖之絕學、其於天道曷輟、万世之太

平、實在吾心經營、至誠無息之心、以包天地之先後、浩然正大之氣、以貫萬物之生死、自其心之主宰萬物、則爲理一、所謂大德、敦化者也、自其主宰流行於萬物之間、則爲分殊、所謂小德、川流者也、万物紛然交錯不齊、而吾能一視之、自然順應、無復一物拂亂我心、幽明死生、奚所差別、視饑寒困辱、非我致之者、與食前方丈、侍妾數百、無異、視不義富貴、乘肥馬、衣輕裘者、與蝸蟻游泳于糞溺之中、無異、其修身也、不爲天下、而吾身之修、莫非天下之事也、其平天下也、不爲吾身、而天下之平、莫非吾身之事也、天下即吾身、吾身即天下、安知天下之大於吾身、安知吾身之小於天下、豈非以下天下之與我身一牀無間乎、人之遊海外異邦者、遇本國之人、則親之、入草莽深邃無人之境者、見牛羊犬馬、則暱之、爲其牀之本一也、佳山好水、則忻然而喜、頽垣荒城、則慘然而戚、亦爲其與我無間也、知我之爲天地万物、則知天地万物之爲我、亦不難

矣、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一氣同流而然也、有知無知之物皆然、况聖人備万物於我乎、幽明物我一體無間、喜怒哀樂、一機感應、一民之不中、一物之失和、孰非吾身之疾痛疴癢乎、子思嘗說、至誠之道、前知如神、蓋鬼神體物不遺、默運其幾、乃有禎祥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即是寔理之所以不可揜、而至誠之人、精明在躬、靈智洞照、能見未然、不假推測、是爲鬼神自微之顯、至誠自顯之微、則知至誠者、合天人通幽明爲一者也、管子曰、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無間、唯聖人得虛道、蓋道體乎虛、虛與人無間、則道亦與人無間也、故能體道者、其於天下、無所不通、易傳所謂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殆此之謂也、若夫操有破有載之心、以自處者、是我自我、物自物、物我各別、而不爲相通也、何足與適道哉、昔者楚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孔子謂之

忠而未與其仁也、王充刺之、以為仁義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舉子玉代已、伐宋喪衆、是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且忠者厚也、厚人誠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也、惡是何言也、人之材質、万殊不齊、故用人從其器而錄之、不求備於一人、固其所也、然修道者、必立其本、循序而進、務全天地生物之德、未可分裂之、曰仁自仁、義自義也、亦未可混精粗為一也、是豈充等曲士之所能及哉、

道一而已矣、非有二也、然修之、必有其序、君子之志于道也、造端乎自反內省、知其病痛所在、繇其本心之明、務長養之、不容毫髮阻碍、一息間斷、每遇小廉小義、心誠好之、雖勞不辭、兢兢業業、操存之務、臨事變策、時宜不敢恃一己之明、察聽衆言、建中於民、善善長而惡惡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無非忠恕之事、乃所以求仁

也、至於天德流行、物獲其所、則仰不愧、俯不作、正氣浩然塞于兩間、一貫之妙、亦可得而言焉、道之在人、也、万物森然、無不具、自然妙應、而執一則廢、万所謂一貫者、非執一不放之謂也、亦非往來傳遞、而不事操存之謂也、君子主忠信、強恕而行、事事物物、大中之要、未嘗怠忽、慢易、雖德業達聖域、仍且乾乾惕若也、如下舜之稱堯、曰舍己從人、其告禹、曰予違汝弼、孔子謂顏回、非助我者、謂子夏起予、可以見矣、安有使天下稱其聖神之德、而自以為愉快者哉、登喬嶽者、至絕頂、乃快呼、為其勢之盡於此也、行道者、以道之無窮、為吾用功之地、以至誠不息、為其極致、巧曆不能算、智計無所施、唯有體驗實行、以默契其妙、不知順逆之境、一視易險之塗、是之謂一貫也、聞道以為合己見、或認之、以為精妙、曰吾道在此、守而不化者、其心有所繫往、不能長進、與道為一、如下認仁禮為極至者、不能洞知仁禮之實、為其與至誠有間也、孔子絕四、毋意



母必、母固、母我、意必固我四者、相因、始于意、終乎我、其有主張之根者、意也、有專一之見者、必也、有所凝滯者、固也、有顧彼持此者、我也、聖人一心、渾然至誠、隨事順應、過而不留、視人猶己、故無四者之累也、其教人、亦使由多聞多見、而不恃之、有若亡實若虛、自博文、進約禮、心行合一無間、若欲恃聞見知識、體万物于己、則必有四者之累、万物不可勝體、而其心爲之勞且替亡矣、故無仁無禮、則其心斯亡、而執仁禮存於心、不敢暫忘者、無非心之累、聖人先天而天不違、是爲乾剛之體、未發之中也、後天而奉天時、是爲坤順之用、既發之和也、殆無仁禮可名焉、是之謂一貫也、夫仁禮爲道之大節、尙且如此、況於制度文物標末之事乎、安得援古律今、遺本朝從異邦乎、制度文物、亦不外乎道、必以忠恕爲本、務合時俗、從人心、所同好惡、而裁定之、使天下共由而安之、蓋習慣之俗、舉世從之、雖交隣國、或不得違、以爲大順、況於國人乎、從其文

化漸進、變而通之、所以順天修道、吾無與焉、神祖所謂太人立制、義在隨時者也、如一時強民爲之、亦無己私可言、無他、由先見之明、能察後來議論、必出于此、不可易、其於大本依然也、要之、唯是至誠而已矣、豈非一貫之謂乎、荀卿曰、道者非天之道也、非地之道也、人之所道也、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盡之、是道其所道、豈道之本然哉、彼急於踐履、專事外制、譬諸養牛羊者、欲其色澤之美、剪蹄鬣、以洗浴之、殊不知多與食餌之爲愈也、然其曰體常而盡變者、蓋有知其本之一定、而用之无窮焉、夫利害異情、習俗不一、制度文物、千差万別者、所謂變也、皆由于道之不明、而道也者、本體有常、而妙用無窮者也、聖人知道之無窮、故不敢有其道、而恃我之無過、好問察邇、言明四目、達四聰、使言者不隱、聽者不厭、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有類父子兄弟好合議事、其言之不同、適足以相資、則道之在人、猶在己也、善乎心好焉、何擇於人、惡乎心

惡焉、何取於己、已言之行、猶從人之言、從人之言、猶行己之言、不  
 着纖毫私意客氣、必使事各皈太中、民各獲其所、孟子嘗稱舜與  
 人爲善、言廣取天下之善、不知其在己、與在人、而人皆爲之陶溶、  
 漸染、忘舜與己、踴躍爲善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如飲食男女之欲、是人心也、而飲食男女之得其正者、  
 是爲道心、心則一、唯從其發乎形器與義理、異名而已、人心躁動、  
 故危、道心靜定、故微、不雜人心則精、專乎道心則一、精一之心、處  
 事接物、無有過不及者、所謂中也、允執者、保持此體、而弗失也、其  
 方不外乎精一、猶夫一貫、必由忠恕也、用心如此、聽言之本立矣、  
 雖美惡雜陳于前、又何難辨之有、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修德從其以善爲主者、而博取之、使會諸吾  
 心克一之本也、克一謂其心之所能安、而衆人一致者、蓋約衆善、  
 而歸之至一之地也、是與精一執中同義、聖賢傳受其要如此、論

事立功、安得有書生徇名太高、俗吏徇利太庠、以此壓彼相黨相  
 傾之患、要之亦唯是至誠而已矣、豈非一貫之謂乎、天下之事、本  
 於一心、千變萬化、善則萬人同之、惡則人人各異、善則天真自然、  
 易簡明白、而其用无窮、是人之所以安也、是之謂率性、惡則人謀  
 百端、膠擾迷惑、而其術忽詘、是人之所以危也、是之謂悖德、故爲  
 惡而耻且畏者、有之矣、未有爲善而耻且畏者也、居危而欲安者、  
 有之矣、未有居安而欲危者也、可以見善之出於天、而惡之成乎  
 人矣、天者無他、誠而已、誠者無他、不容人謀而已、誠立於己、道行  
 於人、猶火之就燥、水之流濕也、修身治國、何不一之有、行政以  
 德爲本、則天下望風皈之、不要智力勞擾、不俟法令束縛、故君子  
 專心氣于道、使其動于外、發於內、無不從容正大、其存乎身者、與  
 及乎物者、合一無間、則一視聽、一持行、而天下莫不感應、猶天地  
 之神化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

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管子曰、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如神、万物備存、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可以見至誠動物之妙矣、而是非一時意氣奮發之所能企及也、故君子修德、必自內省克己始、而不違本心之明、主忠信、毋自欺、改過不吝、見善即遷、與人為善、久而不倦、毋論為學為政、是孔子之所以無可無不可、隨時而中、與所謂立制隨時者、彼此合符、互相發明、皆聖德之所以一貫也、

萬物第七

万物之生、原於天地、其理無不一揆、人之智覺云動、與羽毛鱗介不同者、由其形氣之完全、其有智愚賢不肖貧富壽夭之異、亦由形氣致然、形成於地、氣稟於天、材質命祿、一定不易、次第長育、其見於體相聲氣之間、不可誣也、然天實該乎地、故氣為形之本、其精粹者、發動為心、則徧乎羽毛鱗介之間、其最精粹者、為仁義忠孝之德、則無復賢愚之別矣、孔子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天者、謂人類、其首向上、是親上也、本乎地者、謂草木、其首向下、是親下也、禽獸首多橫、所以近於人、而異於草木也、又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又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言人得氣之至精至粹者、故其德純乎至善、與天地無間也、子夏曰、易之生人及万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

者、無心而不息、食水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此言人物之異、由水土飲食而然也。程本曰、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知人類之彼此相同、則異類之所以與人異者、亦可知也。天道好生不已、人物受之為體、秩然有條、不紊、如牛必生牛、而不生馬、雖豺狼皆知育子愛友、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鯨鯢哀子而被捕、野雉慕雛而見燒、是理之不雜乎氣者、與人之仁信無異、而理終不離乎氣、故物為稟氣之偏所蔽、而不能全其德也、天生人物、使人全其德、而物遂其生、故有惻隱羞惡之心、則毋賢愚一也、有好生惡死之心、則毋人物一也、人而不恒其德、豈謂之人邪、獸而能守其性、豈謂之獸邪、董子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

也、不可一無也、又曰、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信哉言也。天道主宰天地万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統於太虛、具乎毫毛、日月星辰麗焉、河海丘嶽列焉、鳥翔於空、魚潛乎淵、莫非天道之流行、雖蜂蠆螻蟻之微、皆可與知、而天地鬼神、皆無能盡之、唯人形氣完全、而天道具乎一心、渾然至善、万人無不同揆、所患者、稟氣各有厚薄清濁之殊、不能悉如聖賢純粹而已、以直養而無害、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是人之所以為万物之靈也、聖人體道、不見万物不在己之分、內思天下有一溺者、由己溺之也、有一飢者、由己飢之也、生民之命、天地之心、亘乎古今、貫於六合、浩然正氣、粹乎至誠、曠百世跨万国、而相感應、其機如神、亦唯天德之妙用、自然如此也、而是豈聖人之所獨擅哉、人人有之、弗思焉耳、蓋古今万国之人、精神一體、疾痛相關、故聞古人仁善之風、

而奮然興起，聞遠人患難之狀，而惻然悲傷，可見古人精神，即吾之精神，古人未嘗死也。萬國疾痛，即吾之疾痛，萬國不爲遠也。況於其親且近者乎？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盈天地間，唯有此道。道具于人，莫先於孝，則事天地亦不外乎事父母矣。故君子務本，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仁孝之心，充實通徹，無所不至，雖一樹不妄伐也，雖一獸不妄殺也，及其至也，天地万物，皆與我爲一體，無復形氣遮隔於其間。故自古無限，而無一時非我也。六合無際，而無一隙非我也。氣運無窮，而無一動非我也。吾心之全體，純乎天德，舉宇宙万物，皆爲吾之固有。故天地至大，吾心亦至大；万物至足，吾心亦至足。太虛至遠，吾心亦至遠。造化至變，吾心亦至變。吾心之一動一靜，莫非陰陽消長；吾心之一感一通，莫非日星吞吐。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亦惟天德之自然也已。如衆人氣質溷濁，其於道，日月至焉者甚少，比諸禽獸，則

必有好惡與人相近者焉，而好善不純，則惡念不去，其見不善也，將與之合，而日淪污下，心思昏迷，安知天德在我哉？譬猶欲得海外無人之地，而徒植旗幟，揭標榜，描繪文告，而委其風雨飄散者，不得主張其爲己之板籍，又猶攻人之城池者，必有威力禁遏外人，豫頒告之，然後能禁其往來交通，而不得虛言禁阻也。立志不真，每每爲物所牽，何足與語道哉？實知生於實行，積力久後自然貫通，自非善信之人，不能知善信之實。況於聖神乎？衆人所見，不過道之幻影粗迹，常致隔靴搔痒之歎。無他，好善之不純也。而欲其有諸己，與天與人合一，其猶畜龜鶴，以試其千年萬年之壽乎？夫善者爲人心固有，吾之所擅，仁義孝弟，昭布森列，雖君父不得奪之，雖天地不得易之，爲賢爲聖，人莫得而禦之，亦非禍福壽夭之所與，而人未嘗認知也。豈不悲哉！唯聖人能全之，唯賢者能保之，是其所以爲天地之心，万物之命，感應不已，終古如一也。君子

耻與禽獸伍，夫安得勉焉不從事乎此乎哉。道在人心，自成其爲人，故有此身，便有此道，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禽獸靈敏，往往過人，惡死愛生，避害就利，饑飽寒暑，皆生知之，迨未陰雨，綢繆牖戶，以禦下民之侮，而其所以不如人者，特道之未全焉耳。人唯有此道，故得爲人，若謂道非人性，則人之不如禽獸也，大矣。顧人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自生至死，頃刻不息，皆由其天德自然，不可誣罔，雖至殺身，不能易也。昔人有好貨者，或謂之曰：爲我授頭，與汝千金，其人曰：半死而止，五百金可也，是知半死之不至死也，苟死而不反也，雖與之天下，豈能易乎。左手得天下，而右手斷其頭，則人不敢爲者，是天下不若一身之貴也，然而吾心不服，則死而不屈，甚至爭一言，以相殺，雖乞人，不肯受，嗚爾嗟來之食也，豈非義貴於身乎。義即天德，與仁同根，所以人之爲人，又能主宰天地万物，蓋天之高也，地之厚也，万物之森如也。

皆由我成，其爲天地万物，如我之有君父，必有忠孝之實，而後成其爲君父，可見万物備於我，而我之與物，渾然一體，無間也。人之於物，無不賞雅惡俗，然物之雅俗，皆由人，假令明窻淨几，多陳書畫，而凡俗之人爲之主，則是益其俗也，何雅之有。愚民動說狐狸妖怪出沒擾攘，是淫邪之氣，由人興也，有理明膽壯者，安然端坐，無一念認之，則其怪忽止矣，豈非自我之外，無有一物乎。然而其有物者，是我之有義，不外物也，不外物而能裁物，物各附物，是之謂事天，故成我之爲我，所以成天之爲天也。夫義之爲天德，必由良知而行，可以見良知者，又爲義之本也。天地間事物，我之所不知而他人教之，我心或信或否，皆由我之爲主，與彼知人之善而好之，知人之惡而惡之，均爲在我之自然，即人之良知不可認者也。譬諸與國相約，必由我之甘心然諾，故鄭重其儀，以結之，則雖有欺詐，不得輒變，變則反害自存之權，況於吾之自信，出于本體。

而無毫釐之疑者乎、如精微之理、認為不可知者、亦唯在我、不知者、體乎知、所以生生無息、日進高明、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矣、蓋以知為知、信而行之、以不知為不知、虛而待之、是君子一生學問所在、未嘗有疑其所已知者、而故論辨之、鑿其所未知者、而強附會之也、人之良知、雖曰分於天、皆為在我之自然、固非有待而然、謂之無吾躬、斯無他人、無吾心、斯無天地、亦非過言也、故君子立志、務養其良知、當仁不讓、師以神聖自期、盈科而進、不死不已、循其在我之自然而已、洪鐘有聲、不考不鳴、大石有火、不擊不出、人心之有天德、猶金石之有聲、火、非吾弘之、而道豈弘我乎、抑天德在人、本無彼此可言、雖曰吾弘之、亦非吾之私也、融會為一、則不自知其有我、譬諸大氣、寒熱水火、渾然一體、無復有知無知之別、其有彼有此者、人之自私也、故知道者、以天地万物為吾性之固有、一體流行、秩然不紊、不知道者、反之、猶天氣

脈不貫、手足麻痺也、徒執四肢五官、以為已有、委其感覺變動、而不自宰焉、是奚異於枝解一身、而藏其毛髮乎、人之一身、雖毛髮指爪、必有天則、是其天職所在、故遵守而不違、人之所以異於物也、唯為一己之有、自暴自棄、以曠其職者、比之犬守夜、雞司晨、其為得失、何如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指性命一點而言、蓋稟氣不同、故其所具之理、亦有間也、至於虎狼之有親、蜂蟻之有義、鵲鳩之有別、則又為人之所不及、是無他、彼有一偏之明、故其所守專固、而人則無所不通、所以泛々無皈、信乎其幾希也、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言從善之所在、而取之、雖鳥獸無妨也、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制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万物、惟聖人同物、所以

無我言。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不敢恃萬物之長也。嗚呼！從善之所，在而取之，以萬物爲一體，由于我之爲主，而我則有道義而已，是之謂無我，是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萬物原質，皆陰陽二氣之所凝成也。合二氣曰大氣，其本體曰元氣，元氣即太極也。原質至精極微，充滿宇宙，併宇宙莫非斯物。磨盪保合，日新不息，其所以然者，是爲太極，即道之全體，不外乎陰陽消長之理。太極元氣，常具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主宰萬物，爲之樞紐，而漸次長進，必至其極，終而復始，循環無端，是道之大用，即天之所以爲天，造化不息也。斯道在天地，則宰天地；在萬物，則宰萬物；在吾心，則宰吾身。其分森然萬殊，而其理則一而已。一者，所謂純粹精也，唯其分殊，故天地之所爲，有非人之所能爲者；人之所爲，有非物之所能爲者，唯其理一，故人能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中即純粹精之存於心者也，和即純粹精之發於事者也。

人有中和之實，能擴充斯道，內外一齊貫徹，妙用變化，無不自在，以盡其爲人之分，故人貴于萬物也。然萬物必資斯道以生，各具斯道，不須相借，故雖土石草木，必有神靈。糞溺糟糠，皆能養穀物，河豚蝮蛇，亦能殺人，而一薰一蕕，十年有香，松柏之後彫，薑桂之老愈辛，莫非神靈使然，所以成其爲物。比諸聖人能盡人之性，物之鈍莫如土石，而草木次之，而動物又次之，唯人爲靈，而人之不能爲人者，滔滔天下皆是也。禽獸則雞司晨，犬守夜，貓捕鼠，其餘諸物，自人觀之，如甚無益者，而未有不從其性者也。植物則松有松之用，竹有竹之用，草有草之用，其功固有非動物所及者焉。土石則其用益廣，亦有非植物所及者焉。然則人之與動植諸物，未可知其孰貴孰賤也。有元氣，斯有陰陽，陰陽即神靈，神靈與元氣，本爲一體，而流行不齊，或過或不及，千差萬別，是萬物之所以各異，而太極中正之德，未嘗有泯焉，是萬物之所以有條不紊也。是



豈有貴賤尊卑可言者哉。特人從其所見，而貴賤輕重之而已矣。人畏禽獸，爲其食人也。禽獸畏人，爲其食禽獸也。人勝禽獸而食之，則能保其身之健康，是禽獸化爲人也。禽獸攫人而食之，則亦能資其體之勇猛，是人化爲禽獸也。是其理，與五穀養人人，糞養五穀，奚異。自天地言之，未嘗有愛人惡獸之心也。未嘗有愛獸惡人之心也。万物同類相生，以適其性情，異類相克，以養其口體。近者不能相忘，遠者殆不相謀，是道之自然。雖禽獸無知且然，況於人乎。荀子曰：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禍。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財與裁同，言飲食衣服，皆出于異類，裁而用之，是天使人自奉也。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陰陽之氣，或兩相生，或兩相克，或相親而相克，或相憎而相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仇讐者，有胡越而反爲一家者，莫非陰陽生克之實。然生包乎克，爲克之主。克者，所以生生，而非所以克。克也，故胡越之

爲一家，則是陽之盛，不害其爲生，而骨肉之爲仇讐，則是陰之極，不堪其爲克，是人心之自然也。自然則天，不可遁，亦不可違也。故聖人樂道于五倫之內，而不勞心於六合之外。唯知道之至善而日新，故正必勝邪，誠必滅僞，必至其極而變，終而復始，是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乃爲千古不易之定理。如斯而已。邵子嘗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合十二會，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曰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道之變，則其所以不變也。聖人則天，自強不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學易韋編三絕，猶希天假數年，其德日進高明，有類草木長育繁茂，而其不變者，依然也。亦唯道之自然而已。嗚呼！以私智求斯道，欲超乎二氣，而察万物之情者，何足與語斯道哉。

岡本子卷之三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論心第八

天○地○之○間○唯○有○大○道○充○塞○万○古○流○行○不○息○其○本○一○而○已○矣○分○爲○陰  
陽○列○爲○五○行○雜○糅○氤○氲○而○万○物○生○焉○易○傳○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又○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太○極○者○贊○易  
之○辭○也○易○即○道○也○絪○縕○云○構○精○云○者○謂○陰○陽○之○氣○之○交○感○也○盖○道  
者○理○之○統○名○而○陰○陽○者○氣○之○動○靜○也○氣○本○於○理○一○體○渾○淪○而○不○相  
離○其○無○聲○無○臭○大○虛○自○然○者○天○也○天○不○外○乎○道○即○陰○陽○往○來○終○古  
生○生○之○本○體○也○陰○陽○交○感○以○生○万○物○而○人○最○靈○必○有○神○智○爲○之○主  
宰○即○天○地○生○物○之○德○所○謂○心○也○心○之○本○體○虛○明○空○洞○万○理○森○然○完  
具○行○乎○千○轉○万○化○之○際○生○生○無○息○始○終○一○定○整○然○者○性○也○管○子○曰○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万○物○

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清神、謂氣之精粹者、心主智、智圓也、故曰  
生規、矩法也、智之生、矩、猶平割平圓之物、中生四矩也、物方則正、  
而正万物、莫大於曆也、此言一氣清淨神明之德、爲人心本體、生  
意脉脉不息、分陽分陰、爲知覺、爲事業、以盡万物之性也、又曰、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言氣之精  
者、由道而生、生乃能思、思乃知道、乃止其所當止也、荀子曰、耳目  
鼻口形、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  
夫是之謂天君、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接謂接物、不相能、言不能互相爲用也、天官、謂天所付任、天君、謂  
天命爲形體之君、神明之主、謂主宰神明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天道性心、本爲一物、太虛無聲無臭、未涉形迹、即是太極、以理  
言也、氣化便有動靜、即理之運行也、化謂所以然之妙也、即是一

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有氣便有理、是爲虛與氣合、而具  
於人、即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是以人物稟受而言也、知覺  
則聰明運用、是氣之虛靈、所以知覺此理、而與性合、即所謂道心、  
以心之體而言也、是可以見心性理氣之別矣、然心性理氣、特分  
其名耳、其實非有二也、若曰氣外自有理存、則是墮空寂之見矣、  
夫心之在人、一或不慎、則氣蕩焉、出入無時、則性受蔽、固人之大  
患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存  
亡以性德言、出入以念慮言、莫知其鄉、言變化無窮也、孔子之言、  
使入思而自得之、苟真志一覺、則入且存矣、是千古治心之要也、  
故孔子專尙道德、而不雅言心性、欲其心之一於德也、德即修道  
之自得於心者、是已、貴德而心自化、是其教之所以爲妙、而後世  
學者、論道多端、不得、不言心性、亦不得已之勢也、夫心之本體、至  
精至純、固如管子所言、荀子以爲主宰神明、則其於万物、亦可知

也。然據其性惡之說，則不以心爲善也。但有見於虛靜御物，爲治之要。與老子言虛無，韓非言法術相近。故又有言曰：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万物，而中縣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已所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中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又曰：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謂道謂禮義，藏者，有諸已也。兩者

由其有異，以知之之謂也。不以夫一害中此一者，不滯于一也。非治亂，言非治之所關也。不待可得者，欲之動也。從所可者，心之制也。由是見之，荀子治心，專在御物，將有所爲，未暇問心之清濁也。雖有誠心之說，奚足哉。夫心爲万物之主，以其本體與天爲一，而万物出於天也。蓋盈天地間，唯有斯氣，斯氣凝聚，乃有斯身。斯氣精秀之會，乃有斯心。故人之一身，具天地之氣，氣純而理亦純。故人心實爲天地万物之本體，無不至善，其要至善，亦出于本體之自然。不能自己，不唯人爲然。凡物皆然。萬物本體至善，不可須臾或離。唯有濁氣間之，故常反顧不息。猶亡子之思家也。万物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吾心必知其有本本先後，皆出于本體之自然。妙用流行，不期然而然。然其稍精者，中人以下，皆不能察知也。况昧者乎。夫氣凝爲形，而有心。心之有知覺，皆發乎氣。則知心之本體，不外乎斯氣。所以與身一而二，二而一，能主乎身，故其發也。

喜怒哀樂、千變萬化、而本體自知自照、依然無變、嚴然獨存、不受一點污濁、猶氣血流行、臟腑活動、而不安陰沴之氣、唯其太虛、無體可見、以天地爲體、萬物無不備存、聖人能體之、觀下一身爲天地、功業爲其作用、渾一大小、不見內外、溥博如天、淵泉如淵、雖鬼神不得窺其際、及事物來、自然明容照徹、猶明眼見物、明鏡照物、而其不與眼鏡相似者、在於日新不息、至神至靈、無遠不至、無堅不貫、洪範所謂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其本體、不可名言、曾無善之可見、是之謂至善、言其無意象、無聲臭也、要之、不外乎道、而心之不得爲道者、由氣使之然也、氣之在人、清濁萬殊、氣清者、道理順出、濁少者、理勝、濁多者、欲勝、於是有人心道心之別、道心則正氣、人心則血氣、而能知其爲道心爲人心者、唯道心爲然、是道心之所以主宰斯身、由其主宰之存與否、乃有正氣邪氣之別、主宰而存、則氣

自定、氣定則理亦明、故理氣非有二、而有本標、道心常能制御人心、故真志一覺、則私欲退聽、非如權度之能知輕重長短、而不能自定其輕重長短、無他、道心至靈光明、無所不照、與人心偏于一物者不同也、蓋道之在我者、固爲道心、其知道者、亦爲道心、體乎至靜、不化而化、是道之所以妙用不息、而爲事物之本、所謂性之德合內外者也、嗚乎、苟子輩、專事外制、不知求之於本、何足與言道乎哉、

心以虛靈爲體、知覺爲用、若虛靈對言、則虛爲體、靈爲用、故所以知覺者靈也、所以靈者虛也、虛之曰理、靈之曰氣、理氣相配而行、所以冲和在身也、管子曰、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治之者、其心猶粗、安之者、其心乃精、安之者、在於治之者之中、豈非理爲氣之本乎、又曰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

害。心。能。執。靜。道。將。自。止。來。猶。存。逝。猶。亡。止。定。也。言。道。在。中。和。而。存。也。關。尹。子。曰。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于。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無。氣。無。形。自。本。體。立。言。非。謂。超。手。形。氣。也。關。尹。之。言。多。近。道。者。蓋。周。家。先。哲。之。遺。也。董。子。曰。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荀。悅。曰。情。意。心。思。皆。性。動。之。別。名。劉。緄。曰。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慾。之。妨。情。猶。煙。水。之。與。水。火。也。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朱。子。曰。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王。陽。明。曰。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王。時。槐。

曰。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言。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矣。祝。世。給。曰。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高。攀。龍。曰。心。不。端。在。方。寸。渾。身。皆。心。也。心。氣。各。別。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合。諸。說。而。考。之。心。為。知。覺。乃。氣。之。至。精。者。也。思。情。意。皆。從。智。覺。而。發。思。主。推。度。了。悟。情。主。好。惡。喜。怒。意。主。判。斷。進。取。言。心。則。總。三。者。三。者。或。相。生。以。濟。其。用。或。相。克。以。擅。其。功。而。其。充。於。體。形。於。外。者。為。氣。如。喜。怒。之。形。於。聲。色。可。見。心。氣。未。嘗。各。別。也。董。子。所。謂。神。者。就。發。用。而。說。諸。儒。所。謂。性。者。就。本。源。而。說。皆。天。之。所。以。存。乎。人。苟。達。其。說。者。不。必。問。心。而。可。也。然。是。須。別。論。焉。心。氣。思。情。意。之。辨。以。下。遭。親。之。喪。者。言。之。其。知。親。之。死。者。心。也。其。知。而。悲。傷。者。情。也。其。悲。傷。而。推。度。後。事。者。思。也。其。推。度。而。期。於。必。行。者。意。也。以。拾。寶。玉。於。途。者。言。之。其。知。為。寶。玉。

者心也、其知而歡喜者、情也、其歡喜而推度所措者、思也、其推度而期於必得者、意也、故有是心、而無情思意者、有焉、無是心、而有情思意者、未嘗有焉、是心之所以總三者、而心盛則氣亦盛、心衰則氣亦衰、故遭親之喪者、悲其失怙恃、而不安眠食、拾寶玉於途者、恐有追者、而視瞻失度、是心之動氣也、其猶水之就下、順流而清、過土石橫流而濁乎、其氣動心者、如大喜大怒、及動作過度之餘、而悔吝次之也、如讀書人醉飽太過、而不能朗讀細讀也、如睡眠凭案者、寤後其心快、而尸臥者、寤後其心慵也、其猶水之下流淤塞、而混上流乎、心動氣者、是父之賢而能教子、愚而不能教子也、氣動心者、是子之賢而養親、愚而勞親也、然志動心者、居十之九、氣動心者、不過十之一、孟子論志氣、以志為氣之帥、氣為體之充、志即心也、志與意異者、志存于未然而意動于臨事也、其謂志即心者、心知其始、志要其終、心之所以為心、全在其志、志字从心从

士言為士之心也、心無形、氣有質、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為氣之高、而所以然者、心實運之、是由志為氣之帥、自首至足皆體、而氣行乎其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是由體為氣之充、如食醉睡、皆莫非氣、而其本發於心、又如人顛蹶急趨在氣、而欲速、則由於心、豈非心動氣之謂乎、故人之身、皆隨其心之所在、而變、知愚賢不肖、苦樂貧富、生死壽夭、一切變化、由我心起、信壽則壽、信天則天、無不如我之心志、猶影從形、響應聲也、若夫心志逐外流蕩、而不返者、變幻百出、不可端倪、辟諸醉醜夢幻、說鬼說怪、莫非自已所致、王充以為天地間有鬼、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目虛、如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則知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板毆擊、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見鬼之來、疾困見鬼之怒、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也、夫精念

存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皆畏懼存想也。又曰、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臥目光返照、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病者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其光已亂於臥、故亦見人物、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狂者見鬼、亦病困精亂也、是可以見心之變化無量矣、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有味哉、言也、不可易已、故凡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万殊不齊者、要在吾能擇之、皆心爲之主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蓋血氣逐年變化、而心之知戒者、至死如一、蓋道之在我、本無老少之別、故君子常加戒於此、不爲血氣所使、而居常存養不置、則主宰嚴存、冲和在身、及老益進、高明譬諸樹木之蟲蠹既去、根本無病、而猶加培養、枝葉鬱然繁茂、其樂有不可勝言者焉、如孔子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由其心融于道、光明四達、不留一點陰翳之氣、與天地同體、生生活潑、不息、如心之存不存、不復須問、而自然不踰矩也、是之謂真性用事也、心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心爲主、氣爲從、故養氣必自存心始、存心亦資功於養氣、孟子嘗斥告子之不動心、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者、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下言性而不達性之理、言事而不達事之理、是由其心之見理不精、宜審思明辨、而達之於言也、不得於心、如應事接物之間、有所差失、而心思不安、是由其氣之太過不及、當慎重動止以調攝其氣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故直舍其言、而不求其理于心、強制其心、而不資其養于氣也、蓋其初有不得者、心便動、而不安、告子惡之、悍然割絕、不容一理流行、而遂致不覺有不得者也、然心爲本、氣爲末、如有忠孝之心、斯有忠孝之氣、故不得於心、無



求于氣者，斯可矣。聽其口有諛隱邪遁之辭，則知其心有蔽陷離窮之病，而附之不問，其致害于政事者，孰大焉。且所謂可者，實未盡也。故又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言志者，所以立氣之體，固爲至重，宜持之不失。其精明之體，氣者，所以達志之用，即是次志者，宜養之不虧，充實之用，蓋志常過高，而難持久，氣多暴厲，而易委茶也。不曰心，而曰志，志者，心之所存主也，體之充，謂氣之貫乎全身，心有主宰，故喜怒哀樂，皆能管之，而氣則無思慮，故雖喜怒哀樂，而不自覺，如下心期決死勇戰，而氣輒怯懦不振，故志固不可不持，而氣亦不可不養也。持志之急，于養氣，人皆知之，故孟子不更言持志，而專言養氣。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知言者，於天下之言，無所疑也，是爲知之明，而養氣者，行之勇也，知明則其

心自然無動，是孟子之所以長于告子也。浩然之氣，則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即是本體無害，而不容一毫客氣人欲者，故致俯仰無所愧作，與天地万物爲一體，万物莫不感應，是之謂塞于天地，蓋天地之氣，磅礴直遂，無處不到，雖金石亦透，而人稟此氣，無欠缺，所以能與天一，要本于自反而縮也，直養無害，自爲一意，非直養之外，更要無害，伊藤原佐以爲，至大至剛，謂養氣之法，自居以至大，自處以至剛也，亦通。道爲物我公共自然之理，而義即吾心之斷制區別者，所以處此理也，道爲體，無用功可言，且義足以包之，故下文專言義也，無是餒，言無此氣力，則體有不充也，人之行善，亦要有氣魄瞻力，否則雖所爲合義，亦終于爲一衰颯之人，蓋道義本不虛行，故集義能生膽氣，而義又因是氣，而益發暢也，是盡性之學，無動靜，一以貫之者也。董子曰：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言近而

旨遠、能讀孟子者也。孟子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擴充仁義之良心，而求達其極處者，自知己性之善，可以爲賢聖也。知字甚重，謂其真能覺知，猶飢者於食，寒者於衣也。善本出于天，備于我，天人一體，故能知性則知天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爲心之本體，亦無有限量，能盡其心而不能自息者，由于下覺知性理，不爲物所蔽，其盡之也，常在不盡之境，非有盡期也。故靜處則虛明洞達，及物至，則劃然迎刃而解，未嘗有限量，亦唯天而已矣。是物格知至之事也。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其說亦不是過。蓋性命不外乎理，理性命，一時兼到，本無次第，自其理之一定不變而言，曰性，自其性之運行不息而言，曰命，非有兩節也。存心，謂存良心而不失，無動靜常定而能爲一身之主也。養性，謂保其本然之善，而不敢害也。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而養性在

其中，故先存心而後養性也。心性者，天之所與我者，猶人臣受職事于君，故曰事天，事天之實，不外于集義也。存心即養性，養性即養氣，亦非二事。故存養之法，唯在誠篤好善，內省不疾，蓋人必有一點與善不安不善之心，便是天道精微之所在，不要人力安排，須存養之也。殀壽不貳者，由于知性知天，修身以俟，爲其存心養性，身即心性，命即天，立命謂天理在我，堅定植立，不爲利害所搖奪，猶種物在地，根深不拔也。俟者，聽之於天，禍福皆在所不較，非有意以俟也。韓嬰曰：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此主利害禍福而言，與莊周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之說相發，意在避禍害，乃爲偏于養氣者，非孟子修身立命之學也。孟子論夜氣，亦就浩氣中抽出之，使人存心養性，相須以盡其道而已。其說以爲人之放良心，猶斧斤之於木也，其日夜之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而且晝所爲，梏之反覆，則其夜氣

不足<sub>レ</sub>以存、遂致<sub>レ</sub>違禽獸、不<sub>レ</sub>遠矣、蓋人晝間、為物所擾、其氣昏迷、夜則心靜、氣復生息凝聚、而平旦則未<sub>レ</sub>與物接、故其氣清明、好善惡、大率與人相近、是猶木之既遇斧斤、而萌芽再生也、其所存之微、可知矣、理氣相須、心身交養、氣清則理著、不可<sub>レ</sub>自己、猶魚在清水中、攸然活潑、所以夜氣能存良心、人宜常持其志、務保良心、不<sub>レ</sub>為利慾所<sub>レ</sub>昏迷、嚮晦冥息、尤當<sub>レ</sub>齊心肅躬、以為<sub>レ</sub>晝日應物之地也、孟子又論<sub>レ</sub>養心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sub>レ</sub>也、寡欲、雖有不<sub>レ</sub>存焉者、寡矣、其為人<sub>レ</sub>也、多欲、雖有<sub>レ</sub>存焉者、寡矣、欲謂<sub>レ</sub>五官之嗜好、是為<sub>レ</sub>利已、養體之事、不<sub>レ</sub>必為<sub>レ</sub>邪惡也、存者、謂<sub>レ</sub>其心之不<sub>レ</sub>外馳也、養心在<sub>レ</sub>養氣之先、蓋氣生于理、理具于心、而心易汨於欲、故寡欲以養心、則理自存、而氣亦從之也、孟子之論<sub>レ</sub>心氣、大率如此、要<sub>レ</sub>之以心為<sub>レ</sub>主、氣為<sub>レ</sub>從、彼此交相資養、所以進<sub>レ</sub>于道也、性為<sub>レ</sub>實理、在人自然長育、非<sub>レ</sub>人力可<sub>レ</sub>助長、則雖<sub>レ</sub>至善、未<sub>レ</sub>可<sub>レ</sub>恃之自寬、其與<sub>レ</sub>心氣並言者、亦

不過<sub>レ</sub>精<sub>レ</sub>究其義、以為<sub>レ</sub>持志養氣之標準、是亦不可<sub>レ</sub>不知也、心之本體、道之妙用、自然無<sub>レ</sub>動、唯有<sub>レ</sub>行不合義、則動、自<sub>レ</sub>本體無害者、言之、心即道也、心無<sub>レ</sub>意、必固我、洞然明瑩、不見<sub>レ</sub>外、不見<sub>レ</sub>內之境、而自有<sub>レ</sub>大道完具、元亨利貞、周流無<sub>レ</sub>息、即是先天本體、純粹至善、與<sub>レ</sub>宇宙合一無<sub>レ</sub>間、万化從<sub>レ</sub>是而出、即是乾道變化、万物各正<sub>レ</sub>其性命也、然非<sub>レ</sub>真積力之久、絕<sub>レ</sub>私智體<sub>レ</sub>至誠之人、誰能與<sub>レ</sub>之、若夫見<sub>レ</sub>心外有<sub>レ</sub>至善、而欲<sub>レ</sub>達<sub>レ</sub>其境者、是未能<sub>レ</sub>與<sub>レ</sub>道為<sub>レ</sub>一也、至誠無<sub>レ</sub>息、息則害<sub>レ</sub>道、故賢希<sub>レ</sub>聖、聖希<sub>レ</sub>天、未<sub>レ</sub>嘗生<sub>レ</sub>一毫輕易之心、是君子之所以事<sub>レ</sub>天匪懈、而真氣無<sub>レ</sub>餒、快樂長存、亦唯道之在<sub>レ</sub>我、自然而然也、已孔子屢言<sub>レ</sub>樂、樂為<sub>レ</sub>心之本體、浩氣之養、天壽之不<sub>レ</sub>貳、皆在<sub>レ</sub>保樂、而曰<sub>レ</sub>心樂<sub>レ</sub>于道者、是猶<sub>レ</sub>頭上安<sub>レ</sub>頭也、本體無<sub>レ</sub>動、而樂、未<sub>レ</sub>嘗藉<sub>レ</sub>物、非<sub>レ</sub>謂<sub>レ</sub>物無<sub>レ</sub>益<sub>レ</sub>于我、而故<sub>レ</sub>擯<sub>レ</sub>之也、本體寂然常感、而不<sub>レ</sub>存則亡、非<sub>レ</sub>存亡外、別有<sub>レ</sub>本體、苟逐<sub>レ</sub>物外馳<sub>レ</sub>一分、則其內亦損<sub>レ</sub>一分、猶<sub>レ</sub>龜視<sub>レ</sub>鏡中之影、而洩<sub>レ</sub>

其精安有不自傷者哉。無求諸外，則無累於內，明快自然，常保無事，乃所謂樂也。君子不敢貪外物，以失吾心，吾心常在，大和元氣之中，雖微酒與琴書，以歌且舞，而不自知焉。如其哀親之喪，是不哀則不安也，憂民之憂亦然，憂而安之，莫非樂也。不任天下之憂，而獨享天下之樂，君子視之，猶以衣包火也。君子存心，須有好善之實，不敢一刻安其所不安也。人不能無欲，動為外物所擾，而實心好善者，每血氣衰，漸復本性，故學莫急乎好善。君子恐其心之放失，慎諸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而外其舍也。每得一善，即服膺之，改過必勇，徙義必純，不敢存毫髮逸豫之念也。恐其一時意氣奮發，反為後日萎靡之地，不敢競乎速成也。常虞其身之接物，乃有好惡之偏，不敢謂此心既正，而此身不待檢也。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行欲徐而重，立欲正而肅，坐欲端而直，動作万變，而唯靜之習，飲食男女，各率其則，氣不受制。

於氣，而氣亦有養，活潑長進，及老嘗無耄荒之患，雖遇外邪，淫氣，侵擾其身，疾痛慘戚，天君帖然獨立，未嘗有誤義分也。管子曰：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攝，骨枯而血互，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充猶飽，攝猶儉，形不藏，言溢於臟腑也。充攝之間，飢飽得宜也。管子曰：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同類一氣之辨也。氣之精者為精，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故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言天地與我為一，而道為之根，故使身常在道中，得其精粹，以自養也。荀悅曰：善養生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受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

謂要術致氣，謂濇泊精氣，使其虛靜也。諸子之言，皆屬衛生，蓋人須節食，積精調息，三者失度，則害其身，故衛生者，所以使心有所依，神氣相守，而常惺惺，莫非修道之實也。孔子慎齋戰疾，居處恭，執事敬，燕居申申，天天，屏氣似不息者，與孟子養心養性，皆所以養氣，養氣，即所以養生，養生而氣斯和，和之至，與天一德，義不失，快樂斯存，是為可貴已。然所謂快樂者，存乎有生之間，生氣既盡，則無復一念存，快樂者，快樂不存，即其所以長存也。心之苦樂，身之榮辱，國之治亂，千變萬化，其實未嘗有少異，而樂自苦中來，榮自辱上生，治自亂後起，是古今之常態也，而非本體之所在也。本體常樂常榮常治，未嘗有苦辱亂之虞，故君子務保本體，戰戰兢兢，恐其或有虧損，是道之所以生生不息，凡人之生死，不得離道，道即吾之本體，故生者，我之所以游衍，而死者，我之所以安處也。盡其道以死者，其為快樂，孰大焉，知百年之無異于十年，則知十

年之無異于一日，知我身之與万物一，則知我心之與天地一，又何生死壽夭之有，故孔子貴乎聞道，而不憂夕死也。万物出乎虛，皈於虛，虛者生生之道也，道為實有，故万物莫非實有，所謂虛者，非真空虛也，夫生之前，死之後，万物所同，動靜變化不測，是物之所以為物，非是無以成其為物，而生死皆皈守道，生之事，即死之事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為其欲人之知生而發耳，知生則知死，人之語默，猶晝夜也，晝夜猶死生也，死生猶古今也，天地間，唯有大道，為万物公有，條理一定，流行不息，亘古今，貫六合，是万物之本體主宰也，本體備於人心，故其語默之道，即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即古今之道，故能治其心者，好善自慊，唯義之從，飲食男女，不存一塵，本體自然順出，與天為徒，其死也，如就寢，如皈家，渾然乾元大和之氣，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無復內外物我之間，博厚高明，感應不已，以為万物造化之源，是之謂不死也，嗚呼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不善生乎心、子孫百世、感應彰彰、豈非生之前、有爲之主宰者乎、孔子保其不死乎、道路、王莽董卓、身首塗粉、徒爾噬臍、死後之朽骨、而精神從之、人亦不得違之、豈非死之後、有爲之主宰者乎、是孔子之所以貴於心不踰矩、矩者道之謂也、可不深察乎哉、

論性第九

古人論性、有就良心而言者、有就氣質而言者、有就物欲而言者、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此皆就良心而言、全善而無惡者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曰、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皆就氣質而言、有善亦有惡者也、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此皆就物欲而言、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者也、三者皆人之所受

於天也、而良心者、人人均有之、通天下、莫不一揆、如夏書所謂、道心惟微、周詩所謂、天生丞民、好是懿德、其實不外乎此、皆理爲之主、而不離乎氣、是氣之純一、而靜定者、猶水之必濕、而火之必燥也、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已、氣質者、人人各有之、千萬不齊、如商書所謂、天錫勇智、周書所謂、聰明作元后、其實不外乎此、皆氣爲之主、而不離乎理、是理之條分、而發暢者、猶水之在器、方圓隨器而異、火之着物、明暗因物而殊也、即剛柔緩急、清濁厚薄諸質、是已、惟物欲與良心、其間有不容一髮者、蓋人之有欲、出於自然、而不可已、雖聖人、必有聲色貨利之心、如夏書所謂、人心惟危、商書所謂、生民有欲、皆是、易致昏迷、且人人各異、有如氣質、不類、良心人人同揆、故命之曰惡、而此心之得其正者、即所謂良心也、一出天然、唯義之順、不以人僞間之、故又命之曰無欲、而非絕欲之謂也、苟欲絕之、是廢人倫、害恩義、大傷天地生生之德也、王

陽明曰、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也、不可易已、夫人之生、雖受天地之中、良心完具、若無剛柔緩急諸質、與飲食男女諸欲、則安得資其學習、遂其生命哉、万物前進、必由直道、即是良心所在、大之日月運行、小之草木萌芽、無不皆然而運行如大環、萌芽多勾曲者、是其所以回顧、大本、保合、大和、未嘗害于直進之道、蓋其體直進、而其用稍有委曲者、直進之曰誠、委曲之曰順、其有不直者、猶日月亂行、天象變幻于上、草木遇垣牆、屈撓而生、非可久也、誠使良心直進之中、有和順之用、剛柔緩急、各適其用、飲食男女、皆率其則、彼此並行而不相悖、如白日麗乎天、而草木鬱然競榮、則正氣流露、可以與天地參、故此三者、以良心為主、而氣質物欲、皆自善處認之、其有惡與為惡、皆不謂之性、要使氣質與良心合一、無間物欲、精精明明、所以貴乎學、不可以良心為一物、離氣質物欲、而求之也、孔孟皆就氣質物

欲中、指其有良心、謂之直、謂之善、諄諄誘人、學習存養、而荀子則認氣質之不可輒變、物欲之不易、俄除、故直斥之、為性惡、不深考已、然氣質者、固非孔子所急也、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其意蓋謂人之初生、無甚優劣、未涉學習、而然、猶其聲之一致、而其所以然者、由良心在其中、是知孔子之言、既該孟子之意、而習之不齊、致有大逕庭、故習不可不慎、而氣質不可恃也、如孟子戒自暴自棄者、亦莫非此意、蓋欲擴充良心、而達之於仁聖之域也、良心而能擴充之、則物欲自然有度、而氣質亦無不得其養矣、張載論性、有本然氣質之說、頗致詳密、而佛氏之書、亦有本然和合二性之說、或疑張說本此、未知然否、劉宗周以為盈宇宙、唯有此氣、生天地万物、此氣靈妙、自有條理、謂之理、然氣分陰陽、中含五行、雜糅偏勝、其雜糅者、非氣之本然、聖賢常指氣之本然者、為性、其雜糅者、不言性、譬猶天時之冬寒夏熱、為方古一定之理、而有時冬熱夏

寒、失其本然、不言常也、然盈虛消息、卒皈于大和者、可見氣之本無不善也、故心以氣言、而性者、其理也、心之所同然者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如孟子四端之說、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于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豈非以心言性乎、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以氣之粹然者言性耳、故有氣質之性、無義理之性、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為性也、人之性無有不善、其有不善者、唯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有毫釐尋常之差、均是過不及、則是自善而流者也、顏子不遷怒、猶有乖於中體者、遷怒與睚眦殺人奚異、紜兄之臂、踰東家牆、是食色之見、仁而過者耳、心之過不及、唯爭毫釐、不是與善對敵之惡、惟失之於偏、故善反之、而即是中也、若對敵之惡、則不可反矣、此言良心在氣質中、即所謂性、貫于動靜、無有不善、未可分之、曰此善彼惡也、雖然是何害哉、人之為學、所以輔天之所不及、須擴其良心、窒其物欲、以全其氣質之用、

是其用功全皈于一、曾無前後可言也、張子特隨氣之清濁、而分之而已、孔子之說詩也、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必有則云者、言無無則之物、苟無之焉、物不成其為物也、故好云者、必至之勢、不得不然也、可見則在物之上、不為物所困、特未離物而獨立耳、可謂之理在氣中、能貫氣之前後、而不可謂即氣即理、則分本末而言之亦屬無妨矣、夷常也、秉夷者、常理具于吾心、不可搖奪、若秉執然、言其本體自然如此也、非着人力也、抑上智之與下愚、是氣質之然也、氣有至微之精、必有分段數量、目不可得而視、耳不可得而聞、聚成形質、人人不同、其思慮云為、各從其氣所稟而發暢、道德事業、文學工藝、莫非氣之符券、至於筆墨圖書堂室構造、一一發露無餘、不可移易、雖有少異、不過如面貌之有老少也、是之謂數、即氣之分段是已、上智安於良心、無物欲之累、下愚縱於物欲、失良心之正、而其可以之良心、可以從物欲者、



皆在中人。天下唯中人最多，是孔子之所以貴於習。習發於生之初，即有浸染，如人之致宗廟不血食者，發乎呱呱之聲，實由氣習為之根。譬諸穀粒墮地，忽遇其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乃致有不同，非穀粒之異其性，而人之初生也。見万物四週，我大奇之，欲知其說，注視不置，是其氣之所以發暢，而習之熟，終與性成，則其勢牢不可破。如武夫日手劔戟者，能握栗殼而執袴子弟，不堪蕪麻觸體也。如保母欲止孩兒之啼，屢語妖怪，遂釀怯慙之病，屢為欺誑，以長騙詐之行也。而習之愈多，則愈發暢，其機不可禦也。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所謂上智，謂生知之人；下愚，謂自畫之徒。故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可見不移者甚少，其他皆能移，而未能上智者，動有危殆之累。下愚者，不可不勉而自致也。子思曰：果能是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蓋人

之材質，未嘗無微善細美可取者，皆由良心為之根。從其材之所近，學問思勉弗怠，日進月積，則其一德之成就，可以優入聖域。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其然乎？譬猶銅鐵有為器之質，而精鍊成器，則存乎陶冶也。然慕其清和而學之，恐偏於一，故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是言末流之弊。有如此者也。故君子立志，當自知其失之所在，以學全德之人。是孟子之所以不取于夷惠而欲學孔子也。先儒謂堯舜與人同一性，故雖堯舜事業，亦非加毫分于本體，則人人皆堯舜矣。蓋本體純一，至誠無息者，舉天下無不同，故雖堯舜事業，亦無不可為者。唯其氣質昏明清濁不齊，故不能如堯舜耳。人須知氣質之偏，以全其本體也。或曰：告子湍水之譬為中人言，氣質無善惡，皆可推移，是孔子性相近之見也。而孟子排之，可謂大誤。是不深考已。告子嘗以食色為性，與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為性者，何異？而孟子繼之曰：君子不謂性也，可見孟子

以物欲不為性者、恐有不可如何之說也、雖氣質亦然、苟為既定而不可移者、則學問修為、皆屬無用、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言人之為惡、皆由心不能自主、非才之罪也、所謂才者、不外乎氣質、則是與告子之見無異、即孔子性近習遠之見也、孔孟直說、人之氣質有不善者極少、其有不善者習使之然、即心之所以陷溺、而不謂氣質無善惡、則其於大本、已自不同矣、以是觀之、氣質物欲二者、皆非孟子所性也、孟子所性、即大本、即仁義之良心是已、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必稱堯舜以實之、曰道一而已矣、言自堯舜至于塗人、唯一良心、能全良心、則是堯舜、良心外無堯舜、蓋就氣質物欲二者之中、指其本體純一、條理不紊者、而警發之也、然是非孟子獨創之說、即舜之道心、湯之降衷、孔子之生也直、形而上、未發之中、其實莫非此物、要之孔子道大德盛、門人學焉、觀感而化、有非言議所及者、且以也

羣居終日、交相切磨、不待性之善惡、以勸沮焉、故教之以習相遠、欲其自修不怠、不敢為高論、以開空言好勝之風也、及孟子時、楊墨之徒、蔓延天下、而道之裂極矣、苟非孟子任之責、使天下知德性之善、則安得知道之出於天、而入聖賢之門乎、貴金玉者、為其能致家富、重穀肉者、為其能養口體、是孟子之所以主張性善之說也、

以性為善、而人弗為焉、是無善也、以性為惡、而人弗為焉、是無惡也、如此、則性之善惡、其於人、無甚關係也、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可以見性之不足恃矣、孟子論性善、亦常責諸人、未嘗委之於天、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性之能也、兼知行說、如仁之能愛、親義之能敬、兄、是有強弱、譬諸足之行步、足者性也、行步者情也、或能

行數十里、或不能行數里者、才也、而人皆有足、可行步也、性之於善、豈有不可爲者哉、性則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故即情才、以驗之、猶即苗以驗種、蓋情之中節、發乎性、故無不善、間有不中節者、是耳目爲物所牽動、若夢與譫語、從軀壳變動、不從性上發、故反其情、每每不安也、爲善、猶言謂之善也、是與中庸不可以爲道者同義、蓋情者、無意發出、不可謂作善也、人之不善、坐其心有所陷溺、而不自思、思則反觀、其中空洞無物、唯有一團生意、盎然如春、即性體也、比其感動、便有四端之心、不能自己者、所謂若其情、可以爲善者、是己、孟子發此言、欲人人察識而擴充之也、告子一代人豪、其論心性數端、與孟子不同、唯在毫釐之間、其大指曰、生之謂性、又曰、食邑性也、是與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之說、以道眼觀一身者、相似而不同、告子之意、謂性之爲言、不外乎生活、食色自然、本無善惡、而甘食悅色之爲仁、與辨其孰可甘孰

可悅之爲義、並非性也、蓋亦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深信己心者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言心能知言、能帥氣、故其有不安者、當不必問、而附之自然也、朱熹以爲近佛氏作用是性之說、是也、荀卿生於其間、見二子所論不一、以爲天下之民、愚不肖者居多、務爲虛高之論、無益於教也、彼嬰兒無推讓之心、見物美、乃號啼、必欲得之、是人之性也、豈謂之善乎、遂作性惡之篇、曰、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內者、必不及於外、由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又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隳括之生、爲拘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是大不然、人之願美厚富貴者、爲其適己也、苟不適己、則不願焉、是豈襲而取之者哉、木之枉者、可矯之以爲直、由其有可矯之質、而未可矯

之以爲竹者、豈非其性一定之故乎、然其書又有言曰、中庸之民、不待政而和、所謂中庸者、豈非其性之自然乎、而謂之惡乎、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可見妻子未具、嗜欲未得、爵祿未榮之前、嘗有孝有忠也、其論三年之喪、稱情立文、曰、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親、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浴、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果如此言、則情之善可知也、情之善、是孟子之所以說性善也、且荀子以禮義爲在外、試問牧童之折腰、吾未嘗不領、稚子之拱手、吾未嘗不顧、其領也、其顧也、爲無動于中、而然乎、禮義自我裁之、豈在外乎、嗚呼、荀子亦與告子義外之見無異也、何足道哉、自是以後論性者、不一而足、陸賈曰、天

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韓嬰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賈誼曰、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夫以仁義爲性、神氣爲生於性、非深達孟子之旨者乎、神氣所會、謂神氣之極、不可道破也、通以曉、謂默契也、董仲舒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可肥懼而不可得、革也、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故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言人之氣質、善居九、惡居一也、而責成于人、則尤爲切實、是性近習遠之說、而未達性善之義者也、劉向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性